

楊守敬之醫書校刊與江戶考證 醫學家之文獻研究

眞柳誠
日本茨城大學
人文學部

提 要

楊守敬於1880至1884年間赴日，購入許多善本古籍，並受到森立之的協助。森氏是幕末、明治初期考證醫學者，故楊氏得到不少醫書。楊守敬還在日本編刊了《古逸叢書》，回國後曾從事出版活動。以往有關他出版醫書的整體狀況分析及背景研究尚不充分。本文研究表明，他出版的醫書，主要有《聿修堂醫學叢書》十三種（1884）、景宋本《脈經》（1893）、《武昌醫館叢書》八種（1904-1912）等。另外，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醫家類古籍八〇三部中有楊氏觀海堂本四五一部，其中醫書尤以小島氏舊藏書為多。小島氏任幕府醫官，名尚質，其子為尚真、尚綱。他們致力於古籍校讐，收藏善本頗多。楊氏1890年赴日，恰逢小島家最後一代尚綱去世，家藏古籍幾乎為楊氏所得。因此楊氏歸國後校刊的古醫籍，也反映了小島氏等幕末文獻學的研究成果。

關鍵詞：楊守敬、醫書校刊、考證醫學、文獻研究、小島家

一、緒 言

楊守敬（1839-1915）（圖1）應清朝首任駐日公使何如璋（1838-1891）之邀，於1880年（光緒六年、明治十三年）赴日，1884年（光緒十年、明治十七年）歸國，其間購入了大量善本古籍。這些古籍的搜尋和入手，是以記載日本所

存漢籍善本解題著作《經籍訪古志》為線索，¹該書的編纂者之一森立之（1807-1885）（圖2）則起了介紹人的作用。²森立之是江戶末、明治初最具代表性的考證醫學派醫家，故楊守敬得到了不少醫書。後又受第二任公使黎庶昌（1837-1898）之囑，於駐日期間代為編刊《古逸叢書》（1884），回國後也從事多種出版活動。以往對楊守敬與森立之之間的交往情形研究頗多，相對於他數次出版醫書的背景則未見充分探討，本稿即嘗試述其全貌。

首先簡單敘述從江戶時代（1603-1867）中期至明治維新（1868）這一段期間，有關日本傳統醫學界的動向。

江戶中期，由於受到號稱重訂錯簡派的明方有執《傷寒論條辨》（1589年成書）及清喻嘉言《傷寒尚論篇》（1648年成書）的影響，³以吉益東洞（1702-1773）為首的古方派方興。他們在促進傳統醫學新日本化的同時，往往喜好根據自己的見解去批判、甚至妄自篡改中國古典醫學。直到江戶後期，聚集江戶醫學館，並以幕府醫官為中心的醫生們，開始把清代考證學應用到古醫籍的研究，考證醫學派於焉形成；這對那些好用己見以詮釋古典醫籍的古方派而言，無疑是一個新立場的建立。

考證醫學派廣徵博引中日歷代古籍，以客觀、實證的立場對古醫籍校勘、整理、闡明，成績斐然。⁴同時延伸到善本醫籍的校刻，⁵更對早已亡佚的中國古醫書及唐以前本草進行輯佚與復原的工作。⁶他們借助江戶幕府的權力，蒐集了許

1 楊守敬：《日本訪書志》序文第1頁謂「守敬……旋交其國醫員森立之，見所著經籍訪古志，遂按錄索之」。

2 原田種成，〈清客筆話——楊守敬と森立之の筆談〉，頁45-80；王鐵策，〈楊守敬與森立之的《清客筆話》〉，頁192-202。

3 眞柳誠，〈《傷寒論條辨》解題〉，解說頁1-5；眞柳誠，〈《傷寒尚論篇》《醫門法律》解題〉，解說頁1-6。

4 小曾戶洋，〈幕末考證醫家とその業績〉，頁26-44；町泉壽郎，〈醫學館の軌跡——考證醫學の據點形成をめぐる〉，頁35-92；小曾戶洋，〈考證醫學の人人とその業績〉，頁93-107。

5 其代表性之校刊有：翻古鈔本《醫略抄》、《本草和名》（1796），翻印宋版元印《聖濟總錄》（1816），影宋版《本草衍義》（1823），影古鈔本《蝦蟇經》（1823），影元版《千金翼方》（1829），影古鈔本《真本千金方》（1832），影元版《注解傷寒論》（1835），影宋版《備急千金要方》（1849），翻印李朝木活版《醫方類聚》（1852-61），影顧從德仿宋版《素問》（1855），影趙開美本《宋板傷寒論》（1856），影古鈔本《醫心方》（1860）。又另，影宋版《外臺秘要方》之校刊，至有嘉永6年（1853）復刻跋之清樣（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之楊守敬舊藏本）而完成，但因優先校刊新出現的古鈔本《醫心方》，遂隨著幕末的到來而告中止。

6 亡佚的中國醫書，包括多紀元胤據朝鮮《醫方類聚》而為《嚴氏濟生續方》作補遺，多紀元堅等據《醫方類聚》輯得《五藏論》、《食醫心鑒》等，凡35種。小島尚質據江戶初期寫本《難經抄》為宋代的《扁鵲八十一難經辨正條例》作輯佚，據室町時代月舟壽桂的《史記扁鵲倉公傳標記及

多古醫書及相關資料，其文獻學成果見於多紀元胤（1789-1827）《（中國）醫籍考》八十卷（1826成書），⁷及森立之、澁江抽齋（1805-1858）等《經籍訪古志》八卷（1856成書），考證醫學派因此步入前人所未曾涉及的研究，其建立的業績至明治維新前夕達到巔峰。

可是明治新政府主張以西洋醫學為唯一醫學之政策，1868年（明治元年）頒發〈西洋醫術採用許可令〉，1874年（明治七年）制定西醫七科新醫制，1883年（明治十六年）確立醫術開業考試規則以及醫師執照規則。對此，漢醫方面也進行了各種抵抗運動，⁸但1895年（明治二十八年）漢醫所出的醫師執照改正法案遭到議會否決，1902年（明治三十五年）漢醫存續運動終告結束。⁹日本傳統醫學研究的根基與後繼者也從此幾乎完全喪失。

另一方面，因明治維新而急速近代化的日本隨即受到中國的矚目，清朝公使館官員及許多視察人員先後來到日本。¹⁰而且江戶時代因鎖國政策只允許在長崎交易的清朝商人，自明治維新後亦將商業範圍擴大至神戶、大阪、橫濱、東京及日本各地。

基於上述種種因素，至江戶末期，隨著後繼無人及著名學者的相繼離世，¹¹原已達空前水準的傳統醫學研究業績和龐大的藏書，在其價值不被認可的情況之下，不是成了無用的收藏，就是流落到巷間書肆。¹²其中部分古醫籍和研究書

俗解抄》，為金代《難經注》作輯佚。森立之據平安時代《醫心方》為唐代《醫門方》、《拯要方》作輯佚，又據唐代《外臺祕要方》為唐代《張仲景方十八卷》作輯佚。其他書作者等雖尚無法確認，但如輯佚書《葛氏方》、《范汪方》，也可能出自他們之手。唐以前古本草，有輯佚者未詳之《本草拾遺》，小島尚質所輯《新修本草》，小島尚真、森立之等所輯《本草集注》，狩谷棧齋及森立之所輯之《（神農）本草經》等等。

7 本書就2,855種中國醫書，判為「存」、「佚」、「未見」，所據為諸書引用之序跋文、傳記及考證。詳載於王鐵策〈近現代的代表的古醫籍書誌目錄の特徴と問題點〉，頁37-59。

8 此間激烈之存續運動，詳見於深川晨堂《漢洋醫學闘争史 政治闘争篇》。

9 矢數道明，《明治110年漢方醫學の變遷と將來》，頁1-35。

10 此事詳載於以下二書：陳捷，《明治前期日中學術交流の研究》；王寶平，《清代中日學術交流の研究》。當時赴日清朝人的日記中，董康《書舶庸譚》詳載有訪書狀況。與醫學相關者有如下文章：李鐵君等，〈醫學交流結善錄〉，頁106-107；許立言等，〈清末中西醫學研究會〉，頁77-79；真柳誠，〈清國末期における日本漢方醫學書籍の傳入と變遷〉，頁643-661。

11 從幕末到明治前期去世的代表性考證醫家，其卒年記於括號內，如下所示：小島尚質（1848），多紀元堅、小島尚真、多紀元听、堀川舟庵（1857），澁江抽齋（1858），伊澤柏軒、多紀元佑（1863），海保漁村（1866），森約之（1871），伊澤棠軒（1875），喜多村直寬、多紀元琰（1876），小島尚綱（1880），山田業廣（1881），森立之（1885），淺田宗伯（1894），山田業精（1907）。

12 此種情況之一端，楊守敬《日本訪書志》序文之首記云：「光緒庚申（1880）之夏，守敬應大埔

籍，被當時赴日獨具慧眼的清朝學者、商人所注目，遂經各種途徑傳入、介紹至中國。¹³毋庸置疑，其中規模最大且時間較早的人物當推楊守敬。¹⁴

二、《日本訪書志》、《日本訪書志補》中記載的古醫籍

楊守敬受《經籍訪古志》的影響，赴日後就開始對到手的善本作解題，歸國後整理為《日本訪書志》，於1901年（光緒二十七年）出版。本書序文後的凡例〈日本訪書志緣起〉（1881、光緒七年記）¹⁵第一條，於所得古籍「……皆購之、不一年遂有三萬餘卷」句下尙有以下文字：

（第十條）日本收藏家……澁江道純、小島尚質及森立之，皆儲藏之有名者，余之所得大抵諸家之遺。

（第十一條）日本醫員多博學，藏書亦醫員為多。喜多村氏、多紀氏、澁江氏、小島氏、森氏、皆醫員也。故醫籍尤收羅靡遺。

今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小島尚質手校明經餘居刊《外臺秘要方》，有楊氏題識亦云：「小島三世以醫鳴於日本。余得古醫書秘本多出其家」。¹⁶該院所藏日本傳鈔（小島尚質手校）朝鮮活字本《新刊仁齋直指方論》的楊氏題識，也說

何公使如璋之召赴日本充當隨員，於其書肆頗得舊本」。另羅繼祖也在影印本《新修本草》之跋謂：「《新修本草》影鈔本10卷（10冊）先祖羅振玉於光緒辛丑（1901）奉兩江、湖廣兩督命赴日本視察教育時，得之於東京書肆。每卷後有森氏手跋。越七年，又由先祖題識於卷端。先祖此次去日，買到許多醫書。其中影寫和舊鈔，大都為森氏開萬冊府藏本，有些還有森氏題識」。事實是，《羅氏振玉藏書目錄》著錄有森立之舊藏之15書，此外日本名家之舊藏書及刊本、寫本尚多。

13 于乃義，〈中日兩國人民圖書交流史舉隅〉，頁104-116。

14 但最早關注日本所存之古漢籍並積極蒐集的人物，當推方功惠（1829-1897？）。他任廣州通判時，注意到自日本傳來的漢籍，光緒初期便遣人赴日蒐集善本。其藏書目錄可見毛利家的「佐伯文庫」舊藏書等；方功惠部分藏書流傳至北京大學圖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其中也有「佐伯文庫」本。一方面，佐伯文庫本在江戶時代幾乎半數獻給幕府，大多流傳至現在的內閣文庫和宮內廳書陵部，未獻給幕府的書籍在明治維新後仍殘留於大分縣和毛利家。當時的書籍館（今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根據大分縣於1871年（明治4年）所做佐伯文庫目錄，收藏了約24種，縣內和毛利家殘存的佐伯文庫本大多被賣掉。購入較多者為方功惠。以上見大塚秀高，《佐伯文庫舊藏暨現存書目錄（漢籍之部）》、《方功惠碧琳瑯館舊藏書總合目錄（第二稿）》。另一方面，據陳捷（《明治前期日中學術交流の研究》頁220-225）及王寶平（《清代中日學術交流の研究》頁410）的研究，三木佐助（1852-1925）回憶錄《玉淵叢話》（1901）有載，他與住在神戶的廣東華僑麥梅生合作，1871至1879年間，在廣東銷售日本進口書籍，也出售了《外臺秘方》、《東醫寶鑑》（享保9年官版）、《醫宗金鑑》的和刻版本。這裡所說的廣東之地，與1871至1879年間方功惠蒐書狀況一致，有可能是方氏委託麥梅生，並得三木佐助協助，於1879年前獲得了「佐伯文庫」舊藏書。

15 楊守敬，《日本訪書志·日本訪書志緣起》。

16 該題識轉錄在王重民輯，《日本訪書志補》，頁19。

道：「學古（尙質）爲日本侍醫，藏書之富自多紀外罕有其匹。余所得醫籍，大抵皆其舊藏」。¹⁷也就是說，他在日本所得古籍多爲博學醫家之舊藏，故醫籍完備，特別是秘本古醫籍，大部分源自以藏書著稱，數量僅次於多紀家的小島家三世（尙質、尙眞、尙綱）。《日本訪書志》記這些書籍的來源與數量，與趙飛鵬調查的以下數據正相一致。¹⁸

小島學古（尙質）：十部，森立之、狩谷望之：各六部，向山黃村：三部，寺田弘、町田久成、柏木政矩：各二部，丹波（多紀）元堅、後藤正齋、水野忠央、島田藩根、吉田篁墩、新見義卿、柴邦彥：各一部。

即《日本訪書志》記有來源的三十九部書籍中，十七部爲考證醫家小島、森、多紀氏的舊藏，其中小島家最多。另據筆者細查，《日本訪書志》卷九、卷十醫類中，楊守敬提及的舊藏者，小島學古八部，小島尙質四部，小島春沂、錦小路、多紀、啓迪院、松章煥之各一部。雖與趙氏調查不合，但小島家舊藏書中，學古（尙質）十二部、春沂（尙眞）一部，無疑佔多數。另外，王重民輯《日本訪書志補》醫家類書中，除與《日本訪書志》重複外，楊氏記舊藏三部，均爲小島學古（尙質）之書。

楊氏自記從赴日的1880年開始，「不一年遂有三萬餘卷」，又言「醫籍尤收羅靡遺」，「所得醫籍，大抵皆其（小島家）舊藏」。其言與《日本訪書志》、《日本訪書志補》著錄的舊藏者情況一致。可以說，儘管到他1884年歸國爲止，所得的古醫籍總數及來歷仍不得而知，但若注意楊氏幾度言及的小島家，則尚有線索可尋。

三、小島家族及其交遊

關於小島家族，森鷗外（1862-1922）曾著有史傳小說《小島寶素》（1917年成書），但正如該書中第六所載：「寶素（尙質）事蹟均無所傳」，¹⁹鷗外多年搜尋尙質相關史料竟一無所見，因而只能根據尙綱之子杲一之言，和他所提供的小島家家譜、親戚家譜、尙綱日記《日新錄》、以及武鑑的記述等資料爲基礎。因此，該書所記，只限從其先祖到尙綱的家系、氏名、地址、職位、生卒年、墓地

17 該題識轉錄在王重民輯，《日本訪書志補》，頁24-25。

18 趙飛鵬，《觀海堂藏書研究》，頁70。

19 森林太郎，《鷗外選集》，卷6，頁345。

等，至於小島家的藏書則幾乎不見記錄。雖然如此，其中確有一定的史實，再加上筆者之見，最後整理如下：

（一）家系（家族世系）

小島家的尙質爲江戶幕府的第八代醫官。第一代醫官通稱圓齋（?-1657），善長治療小兒病，²⁰ 1648年（慶安元年）由第三代將軍家光（1623-1651年在位）命爲奧醫師。圓齋之後的小島家世系，町氏²¹也是根據《小島寶素》、《日新錄》整理如下：

二世佑昌（1626-1691、二代圓齋）、三世春庵（1668-1738、三代圓齋）、四世豐克（1703-1757、二代春庵）、五世國親（1739-1759、四代圓齋）、六世春章（1718-1770、春庵三子、春策）、七世根一（1747-1803）、八世尙質、九世尙眞、十世尙綱、十一世杲一（1875-1925）。

雖然記及尙質、尙眞、尙綱，但幕府醫官至尙綱而終，明治後的十一世杲一當未承醫業。

1. 小島尙質（圖3）

尙質（1797-1848）爲其名，字學古，通稱春庵（四代），號寶素。少從學於江戶醫學館，十五歲（1811）爲「獻藥登城」，十七歲（1813）任「藥調合役」，二十一歲（1817）爲「藥調合役取締」，二十五歲（1821）爲「番醫」，四十五歲（1841）成「法眼、右大將（西之丸）奧醫師」，五十歲（1846）任「奧詰醫師、醫學館世話役」，五十二歲卒。

筆者調查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古醫籍，²² 根據尙質識語等，可知其名號尙有：觀棊生、倭宋、倭宋道人、倭宋處士、倭宋學人、圓齋後人、棄踈閑人，藏書印有「江戶小／島氏八／世醫師」、「小島尙質」、「與子鐙／前共／讀書」、「尙質」、「臣尙質」、「尙質／之印」、「醫師／臣尙質／印」、「小島質精校醫經」、「字／學古」、「學／古氏」、「學古氏印」、「小島寶素」、「寶素堂」、「寶素堂／所藏醫／書之記」、「葆素堂／臧驚／人秘笈」、「葆素／所藏」、「倭宋

20 京都大學圖書館富士川文庫所藏江戶前期寫本《醫方小兒論》1冊（イ283／183685），卷首有「小兒門 小嶋圓齋流」，當與初代圓齋相關。

21 町泉壽郎，〈日本の名醫500傑（33）〉，頁11。

22 眞柳誠，〈臺灣訪書志Ⅰ 故宮博物院所藏の醫藥古典籍（1）～（37）〉。

(鼎型印)」、「倭宋」、「聽／雨」。

尙質編著書籍及文書現存如下：

《(重輯)新修本草》存卷三之十一、十三、十四、十六，五冊(1832年左右尙質等作，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黃帝內經太素)對經篇》一卷一冊(1840年以前尙質筆，國立故宮博物院藏)²³

《河清寓記》三卷一冊(1842年九月至十月成，1853年森立之寫，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²⁴

《小島寶素尺牘》二十九張(1842年九月至十一月尙質筆，給多紀元堅、澁江抽齋、伊澤伯軒等人信件，日本大學醫學部圖書館富士川文庫藏)

《中風閉脫辨》一冊(1846年六月成，醫學館學生答卷，上有多紀元堅、尙質、喜多村直寬自筆批語，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

《傷寒方案》一冊(1846年七月成，醫學館學生答卷，上有多紀元堅、尙質自筆批語，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

《宋重醫藥表》一冊(1847年五月成，尙質筆、尙真1850年識語，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醫書書目(小島寶素藏書目錄)》一冊(成年未詳，日本西尾市岩瀨文庫藏)

《皇朝醫略》存卷一，一冊(成年未詳，尙質筆，日本大阪杏雨書屋藏)

《古刻舊鈔目錄》一冊(成年未詳，尙質筆，日本東京大東急記念文庫藏)

23 同類書著錄了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對經篇續錄》1冊，由對經篇、黃帝內經太素攷、對經篇續錄(淺田宗伯編)組成。這是宗伯於1842年據尙質本轉錄之本，同年6月加以續錄，1849年近藤顯又據轉抄，同年尙真為撰識語。該本之再抄本今藏國立故宮博物院，著錄為《黃帝內經太素考異》。又杏雨書屋藏有《太素對經篇》1卷1冊，由黃帝內經太素攷、對經篇、全元起本復原目錄組成。此本1840年由澁江抽齋轉抄，1844年清川玄道再轉抄，1857年森立之又重轉抄，淺田宗伯獲得森本後又加批校，1883年服部政世又據以轉抄。抽齋轉抄識語謂：「右對經篇中太素一卷，寶素先生所述。天保十一年(1840)二月廿八日，書寫了。善」，可知《對經篇》基本上屬尙質所作，1840年前成書。

24 本目錄也藏於武田科學振興財團杏雨書屋，為日本國會圖書館藏森立之寫本的轉抄本。

另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小島尙眞《座右筆記》中，其父尙質「遺著并手校數種」下列有以下二十三書。

- (1)《經方權量攷》、(2)《醫經釋義》、(3)《經脈古義》、(4)《瘡疹類要》、(5)《胎產學要》、(6)《傷寒雜病論卷次攷》、(7)《診視要訣》、(8)《修製法則》、(9)《太素補遺》、(10)《太素攷證》、(11)《宋朝醫事年表》、(12)《皇朝醫略》、(13)《體療抄》、(14)《醫籍目錄》、(15)《醫師令條》、(16)《醫師心得》、(17)《日用良方》、(18)《醫籍年表》、(19)《感舊錄》、(20)《皇朝醫史》、(21)《本草經集注》、(22)《新修本草》、(23)《經效產寶補證》。

上列記錄之外，尙質還編纂有《留眞譜》數冊，楊守敬的《留眞譜》將其補訂至二十餘冊出版，這點陳捷氏已闡明。²⁵

2. 小島尙眞

尙眞（1829-1857）是尙質的第三子，長子、次子均夭折。尙眞爲名，幼名簾三郎，字抱沖，通稱春沂，號檉蔭。十一歲（1839）入多紀元堅門下，又據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尙質手校本識語，同年起參加尙質主持的《千金翼方》對讀校勘會。十七歲（1845）時爲醫學館「素讀吟味役」，二十歲（1848）任「寄寮頭取」，二十一歲（1849）因父病故，遂繼小島家業爲「番醫師」，二十五歲（1853）任醫學館「世話役手傳（助教）」，二十六歲（1854）爲「寄合醫師」，二十九歲（1857）卒。

據筆者調查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古醫籍中的尙眞識語等，可知尙眞自稱檉蔭生及沂，藏書印有「尙眞／之印」、「尙眞／校讀」、「尙眞／校定」、「抱沖氏」、「檉蔭／生」、「檉蔭」。所編著書籍現存如下：

《座右筆記》一冊（1846年起稿，尙眞筆，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寶素堂藏書目錄》二編一冊（1852-1855年內成，森約之1859年寫，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²⁶

《今定漢五量考》一編一冊五葉（1854年六月成，同年八月刊，喜多村直

25 陳捷，《明治前期日中學術交流の研究》，頁466-475。

26 本日錄也藏於武田科學振興財團杏雨書屋，係日本國會圖書館藏森約之寫本的轉抄本。

寬活字印本，京都大學富士川文庫藏）

《皇國醫籍目錄》一冊（1855年四月十三日成，尙眞筆，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

《醫籍彙刻目錄》一冊（1855年十二月成，尙眞筆，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明清年代未詳醫書目錄》一冊（成年未詳，尙眞筆，東京大學附屬圖書館鸚軒文庫藏）

《醫籍著錄》二卷二冊（成年未詳，尙眞筆，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又在尙眞《座右筆記》中稱自著及預定著書還有如下四種：

（1）《新校正本草經》、（2）《避諱攷》、（3）《本草地名考》、（4）《醫方月令》。

另作為「手校數種」列舉有以下各書：

（5）《補闕肘後百一方新校正》、（6）《經方類要》、（7）《經驗摘英方》三卷一冊（1846年脫稿）、（8）《經方叢鈔》、（9）《文稿》、（10）《書目》四種、（11）《經驗丸散膏方》、（12）《病名古義》、（13）《諸書記聞》、（14）《視聽雜鈔》、（15）《醫經校勘記》、（16）《本草彙言類方》、（17）《皇朝醫籍攷》、（18）《傷寒論注》、（19）《金匱要略注》、（20）《素問注》、（21）《靈樞注》、（22）《難經注》、（23）《醫經釋義》、（24）《經穴古義》、（25）《醫學紺珠》、（26）《醫籍年表》、（27）《醫籍纂詁》、（28）《修製古義》、（29）《候脈要訣》、（30）《群書鈔方》、（31）《治疾方攷證》、（32）《金匱玉函經》、（33）《元和紀用經》、（34）《類纂歷代名醫論要》。

3.小島尙綱

尙綱（1839-1880）爲尙質第四子。因長兄尙眞無子，尙眞逝去後，爲了繼承幕府醫官，尙綱作爲尙眞之養子。尙綱爲名，幼名麗四郎，字瞻淇，通稱春澳，號子錦。十八歲（1856）入醫學館寄宿寮，二十歲（1858）繼承家業，二十四歲（1862）爲醫學館「寄宿寮頭取出役」，二十九歲（1867）任「世話役手傳介、試業頭取之二掛」。明治維新後失業，明治十三年（1880）十二月五日卒，時年四十二歲。

查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尙綱手校諸本，其識語始於二十二歲（1860），終於三十三歲（1872，明治五年）七月廿七日。所見尙綱自稱不肖孤，藏書印有「尙綱／校讀」、「尙綱／之印」。其著如前述為《日新錄》一冊（1855-1857年日記，尙綱筆，日本慶應大學富士川文庫藏）。²⁷ 著書少的原因應是，繼幕府醫官之業十一年即面臨明治維新。

另尙質、尙眞、尙綱通用「小島氏／圖書記」、「博愛堂記」藏書印，其讀書室號攷古齋、葆素堂、寶素堂、寶素閣、博愛堂。他們鈔寫時所用格紙，一般在匡郭左下方外側印有「攷古齋鈔本」及「寶素堂鈔本」，見有數種。

（二）交遊²⁸

小島尙質、尙眞、尙綱均以幕府醫官任職於江戶醫學館，當然與醫學館相關者交往最多。他們均在考證醫學方面留下諸多業績，又都是藏書家，故記其所用藏書印。

1. 多紀氏

江戶醫學館的歷代主持者為幕府醫官多紀氏，是小島三世的主管。多紀氏姓丹波，傳祖先為後漢靈帝末裔之赴日歸化人，故有時用劉氏。

尙質在醫學館師事多紀元簡（安長、桂山、櫟窓，1755-1810），考證醫學即從他開始，著述亦多。代表作有《素問識》、《靈樞識》、《傷寒論輯義》、《金匱玉函要略輯義》、《脈學輯要》、《扁鵲倉公傳彙攷》等。

其長子多紀元胤（安元、柳沂、1789-1827），代表著作有《醫籍考》、《難經疏證》等，藏書印為「元胤」。

因元胤年輕早逝，其後繼家學並主持醫學館者為元簡次子多紀元堅（菑庭、亦柔、三松，1796-1857）（圖4），著書亦豐，代表作有《素問紹識》、《傷寒論述義》、《金匱玉函要略述義》、《藥治通義》、《雜病廣要》、《時還讀我書》

27 《國書總目錄》等所錄尙綱之著作，有《醫療雜譚（醫事四十四問）》1冊（京大富士川文庫、慶大富士川文庫、杏雨書屋、檜考書屋）。但該書係因文政間武田叔安提問，多紀元堅、小島尙質、曾槃、奈須玄盅、喜多村直寬等人作答，由每人書寫而成，其臨寫本為森立之所藏。尙綱於1860年據之所作的筆寫本，今藏於杏雨書屋，因據尙綱手寫本再轉寫，而被認為是尙綱所著。

28 上述文獻6、7、8及眞柳誠〈幕末考證學派の巨峰・椿庭山田業廣〉，頁621-687；另據眞柳誠，〈喜多村直寬による《醫方類聚》の復刊〉，頁1488-90。

等。藏書印有「丹波元堅」、「元堅之印」、「菑庭」、「樂眞院」、「奚暇齋／讀本記」等。

元堅逝後，醫學館事業依次由元胤長子（養子）多紀元昕（安良，1805-1857）、元堅長子多紀元佑（棠邊，1825-1863）、元昕長子多紀元琰（雲從，1824-1876）相繼，直至幕末。

江戶醫學館以躋壽館（殿）名其書庫，藏書印有「江戶醫學／臧書之記」、「醫學／圖書」、「醫學提舉」、「躋壽殿／書籍記」、「躋壽館記」等。多紀氏書庫號聿修堂，故藏書印亦用「多紀氏／臧書印」、「聿修堂」。

2.同事及友人

與小島家交往的同事及友人，主要有奈須家、伊澤家、澁江家、山田家、喜多村家、森家。

奈須恒德（柳邨、玄盅〔散人〕，1774-1841）為幕府醫官，常與尙質共同研究。恒德之子菊庵也任幕府醫官，他們使用的藏書印為「久昌院／藏書」、「奈須／恒德」。恒德著作頗多，代表作有《豹斑錄》、《本朝醫談》、《本朝醫談二編》等。

伊澤蘭軒（憺甫、信恬、恬、都梁陳人，1777-1829），是介於多紀元簡和元堅之間的一代，蘭軒認為寫書必會出錯，故不喜著述。弟子編纂之作有《蘭軒先生遺稿》、《焦尾雜記》、《蘭軒醫談》、《蘭軒隨筆》等。蘭軒長子榛軒（1804-1852）著有《千金方記聞》等，次子柏軒（信重，1810-1862）則著《靈樞紀聞》等書。蘭軒、榛軒及榛軒之子棠軒皆為福山藩醫官，使用「伊澤氏／酌源堂／圖書記」之藏書印。森鷗外所著史傳體小說《伊澤蘭軒》載有上述數人。蘭軒門下有澁江抽齋、山田業廣、森立之。蘭軒逝後，他們與榛軒、柏軒師事於多紀元堅，在江戶醫學館致力於古醫籍研究。

澁江抽（籀）齋（全善、道純，1805-1858）及其子成善為弘前藩醫官，藏書印為「弘前醫官澁／江氏藏書記」。抽齋的代表作為《黃帝內經靈樞講義》，關於其人，見諸森鷗外的史傳體小說《澁江抽齋》。

喜多村直寬（栲窓、醉白道人，1804-1876）任幕府醫官，1849年登法眼。著書頗多，代表作有《傷寒論疏義》、《金匱玉函要略方論疏義》、《傷寒藥

議》、《經方權量略說》等。以私有木活字出版了自著及其它同事著書十七種，並以覆刻多紀氏所藏朝鮮版《醫方類聚》二六六卷而載入史冊。

山田業廣（椿庭、子勤、昌榮，1808-1881）為高崎藩醫官，著書亦多。代表作為《素問次注集疏》、《醫經聲類》、《傷寒論義疏》、《金匱要略集注》、《傷寒雜病論類纂》、《九折堂讀書記》等。其子山田業精（靜齋，1850-1907）著有《傷寒論可不可篇義疏》、《靜齋文稿》等；山田家藏書印為「九折堂山田／氏圖書之記」。

森立之（枳園、養竹四世、養竹，1807-1885）及其子約之（養眞，1835-1871）為福山藩醫官，使用「森氏」、「森氏開萬／冊府之記」藏書印。森氏著作等身，代表作有《素問攷注》、《傷寒論攷注》、《神農本草經攷注》及復原《神農本草經》。約之有《傷寒例沙汰》等書。到幕末、明治維新前後，上述考證醫家相繼離世，最長壽的森立之集考證醫學之大成，也可說他將其中部分傳授給赴日的楊守敬。

四、小島家藏書

（一）中國醫書

據藏書印記和識語而知為小島家舊藏的古醫籍，依筆者管見，已在日本、臺灣、中國、英國圖書館及各種文庫所藏作了確認；至於尙質、尙眞之自編著作，其現存狀況則如前所述。若進一步調查，美國、韓國也可能有相關的書籍。比較麻煩的是，小島家舊藏書分散中國各地，要閱讀原本已有其困難，更不要說做全面性的調查了。因此，想得知小島家舊藏書的訊息，尙眞所著《寶素堂藏書目錄》大概是目前最足信賴的根據了。

因尙眞手稿本去向不明，該目錄的完成時間不詳。但日本國會圖書館有1859年（安政六年）森約之轉寫本，知成於此年之前。此外，尙眞在《座右筆記》中，作為其父遺著列舉了尙質的（14）《醫籍目錄》，但此書筆者未見。而岩瀨文庫藏有《醫書書目（小島寶素藏書目錄）》，可知尙質時已有藏書目錄。當是尙眞增補、整理其父藏書目錄，編為《寶素堂藏書目錄》，但該本目錄只載漢籍。寶素堂也藏有日本書，故也可能另有日本書目錄。《座右筆記》記有作為校勘的尙

眞（10）《書目》四種，其中之一即是該目錄，其他或許還有寶素堂藏日本書目錄及多紀家聿修堂、福井家崇蘭館等藏書目錄。

該目錄由中國醫書的內編、中國醫史相關古典書籍和醫書相關目錄的外編組成。內編細目中醫經又分黃帝內經、八十一難、藏象脈候、明堂孔穴四類；經方爲張仲景方、傷寒諸方、魏晉梁隋、李唐諸家、趙宋諸家、金元諸家、朱明諸家、清代諸家及婦人產乳、少小嬰兒、痘疹諸方、創瘍諸方、眼目口齒十三類；本草分神農本草、諸家本草、諸家食經三類；雜集分論說、養生、運氣三類。以上含複本合計爲五〇八部。另外附錄「彙刻」中有從上述各類中分出的五種叢書所收本，按各叢書排列計七十八部。外編分爲記傳與書目，前者有《史記》扁倉傳等中國醫傳八部，後者著錄有中國歷代目錄中醫家類等六部。即除去重複記載的附錄中五叢書本中七十八部外，該目錄就五二二部古籍，記有書名、卷冊、刊寫本文獻、著編注者等項。該目錄雖無序文及凡例，但排列方式在各分類中以成立年代爲序，同一書則以刊寫年代爲序，明瞭易讀。

又，《座右筆記》載有尙質（18）《醫籍年表》及尙眞（26）《醫籍年表》，今存否不明。但東京大學鶚軒文庫存有尙眞稿本《明清年代未詳醫書目錄》，附記「壬子（1852）秋，編撰醫籍年表時，將明清間年代不詳醫書抄出成稿本」，「從醫籍考錄出。壬子九月」。即尙眞基於多紀元胤《醫籍考》，於1852年九月編纂了《醫籍年表》和《明清年代未詳醫書目錄》，這可能是修補尙質《醫籍年表》而成。這樣，基於中國古醫籍歷史觀和文獻學知識，尙眞編纂了《寶素堂藏書目錄》。且將本目錄附錄的「彙刻」發展爲尙眞之《醫籍彙刻》（1855年十二月成），目前該書存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如此說來，該目錄的編纂時間當在1852年九月至1855年十二月之間。

另外，該目錄收載的中國醫籍雖涉及許多領域，但亦有特別的傾向。第一，經方各類中的書籍數量，有魏晉梁隋十四部、李唐諸家十五部、趙宋諸家五十九部、金元諸家四十六部、朱明諸家四十八部、清代諸家十四部。從漢籍傳存數而言，魏晉梁隋及唐代書理所當然較少，但入手較易的清代書也出奇的少，反映出小島家不重視清代經方書。反之，傳存比較少的趙宋諸家卻有五十九部，地位突出。尙質在藏書中所記識語，自稱爲倭宋、倭宋道人、倭宋處士、倭宋學人，藏書印也用兩種「倭宋」，已明確顯示其因。

第二，善本、罕見書籍量多。有宋版三部、元版九部、朝鮮版六部，另著錄

室町前古鈔本二十部。僅醫籍這一部分，尚質、尚真兩代蒐集就達如此數目，令人驚異。又影寫的宋版、元版、朝鮮版也幾乎相等，仁和寺本《太素》、《明堂》、《新修本草》等中國亡佚書的影寫本，及亡佚其他書的輯佚本也不少。當然，目前已歸入善本的嘉靖以前的明版亦多。從該目錄可知，小島家所藏漢籍醫書質與量皆屬上乘，稱之為真正的善本寶庫也不為過。

該目錄收載了五二二部善本漢籍，其中醫籍以外的外編書籍也與醫史相關。但他們所藏漢籍並非只與醫學相關。如僅筆者在國立故宮博物院發現，小島氏舊藏的非醫學漢籍就有十四部，現可判明藏於日本的小島氏舊藏非醫學漢籍，東京都立中央圖書館六部，內閣文庫及宮內廳書陵部各有二部。這些書籍中，隨處可見讀點及與他本校異之內容，因而他們並非單純收藏圖書而已。正因如此，善本價值高的書也比較多。另一方面，從蒐書的常識來看，儘管努力蒐書，也不可能只收善本，所以有半數以上還是為普通古籍。據以上考察，小島家僅漢籍部分就有一千部以上。

（二）日本醫書

至於小島家的日本醫書收藏大概有多少呢？對應於《寶素堂藏書目錄》，該有一種「寶素堂藏日本醫書目錄」，但未見收錄，亦未見傳存，也可能他們原本就沒有編寫所藏日本醫書的目錄。而尚質「遺著并手校數種」中有（12）《皇朝醫略》及（20）《皇朝醫史》，前者僅稿本卷一現存於大阪杏雨書屋。另尚真「手校數種」中列舉（17）《皇朝醫籍攷》，日本內閣文庫所藏尚真《皇國醫籍目錄》及尚真轉寫《元祿中侍醫分限記》似為其來源和史料依據。他們既然如此這般研究日本醫史和醫籍，就理應蒐集有相當數量的日本醫書。

又尚真《皇國醫籍目錄》所載「慶長已前書」，著錄有方論、本草、鍼灸、創瘡、婦人、養生、藏象、雜書、口齒、道三著述等細目，凡七十八部罕見珍本。但不少書標有「佚」、「未見」、「見聿修書目（多紀氏藏書目）」等，所以這七十八部書，自非均出小島家所藏。雖說如此，從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書可知屬小島家舊藏日本醫書三十五部，內含自著五部；除自著外，與《皇國醫籍目錄》之著錄一致。

《皇國醫籍目錄》僅著錄日本慶長以前的罕見書籍，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小島舊藏日本醫書也多為平安時代至慶長年間的書籍。但從國立故宮博物院以外的

藏書²⁹可以推測，他們所藏的日本醫書應涵蓋整個江戶時期。另一方面，國立故宮博物院院藏包含非醫學相關的十四部在內，屬小島舊藏漢籍計一四七部，日本醫書三十五部。據此數字及上述《寶素堂藏書目錄》中與醫學相關漢籍五二二部，單純按比例計算，則小島家含罕見書籍在內的日本醫書約為一二四部。

但蒐集日本書籍也與蒐集漢籍的情況相同，若只收罕見書籍及醫學相關書籍而不收普通本，顯然不合常理。若普通本略多於罕見書籍，那麼，包括醫書在內，小島家至少有三百部左右的日本書籍。

（三）總數

據以上推算，小島家所藏中國和日本醫學相關古籍至少有六四六部。在國立故宮博物院，還有未計在內的日本寫本朝鮮醫書。³⁰ 慮及這些因素，可以說這六四六部實是善本醫書之數，若加上普通書籍，小島家當有超過一千部漢籍，同時至少有三百部左右的日本書。江戶醫學館的《躋壽館醫籍備考》（1877）著錄有一三九〇部醫書，³¹ 則小島家的藏書，連同非醫書，應在一千三百部左右，當與實際情況相去不遠。又，筆者使用「部」來計算一種書籍，一書有的為一卷，有的達四十卷。將一千三百部換算為卷數，當達數千卷，而實際數字也可能在五千卷以上。

現在，收藏漢籍善本醫書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有清以前漢籍醫書一六三二部，其中僅江戶醫學館、紅葉山文庫、昌平坂學問所、毛利高標四處所藏，就有一五三四部，即佔整個藏書量的百分之九十四。³² 從這個數字，已經約略可以想見小島家的藏書規模了。

29 例如東京溫知堂矢數文庫有小野隆庵《古方選》不分卷1冊（1760年序，1772年刊）有「小島氏／圖書記」藏印記，修琴堂大塚文庫（東京）有小島尚質所抄多紀元堅《傷寒論述義》。

30 小島舊藏書中有朝鮮盧重禮著《胎產要錄》2卷1冊（日本江戶後期鈔本）一書，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31 森潤三郎，《多紀氏の事蹟》，頁276。

32 眞柳誠、王鐵策，〈日本內閣文庫所藏的中國散佚古醫籍〉，頁65-71。

五、楊守敬於日本購藏的古醫籍

(一) 小島家藏書的購入

楊守敬於1880年四月赴日，時年四十二。³³ 據其自記，「不一年遂有三萬餘卷」、「醫籍尤收羅靡遺」、「余得古醫書秘本多出其（小島）家」，「所得醫籍大抵皆其（小島家）舊藏」等語，並非虛言。但以編纂家藏目錄自矜的小島氏三世之秘本藏書，為何能讓楊氏得到如此之多？這有幾個因素。

小島氏三世最後傳人尙綱，在幕末的1867年，二十九歲即任江戶醫學館「世話役」等職務。當時尙綱的收入為一百五十俵及三十人扶持，³⁴ 即每年約三百俵米（糙米）。雖然年輕，但因出任幕府醫官，薪水可能不會太低。³⁵ 但明治維新後，他失去此一職位，他的醫學研究則持續到1872年，三十四歲，其後之行事未見記錄。1880年十二月五日，³⁶ 年僅四十二歲，他告別了三十八歲的妻子定及六歲的兒子杲一，撒手人寰。是年四月，與他同齡的楊守敬來到日本，可說是一個巧合。

楊守敬在《日本訪書志》「外臺秘要方」條下寫道：「余因（森）立之言，先購小島學古（尙質）校本」，³⁷ 但未記森氏何時勸楊氏購入尙質校本《外臺秘要方》，兩人的筆談紀錄《清客筆話》十一冊中也無紀錄。《清客筆話》始於1881年一月廿一日，今楊氏的名片尙貼其上，³⁸ 故知此日與森氏係初次會面；而森氏介紹小島家的藏書，當在此後。當時尙綱剛歿，森氏顯然是得知尙綱去世才作介紹的。1881年一月，松方財政改革（始於1881年十月）實施前夕，米價騰貴至維新後之頂點，同年一至四月深川米價一石約達十二圓。³⁹ 此時尙綱失去奉祿已有十三年，尙綱去世後，其妻子應該非常貧困。楊氏在前一年四月來到日本，很自豪地稱「不一年」就入手「三萬餘卷」，此言自然可信，則筆者所推測的小島家

33 吳天任，《楊惺吾先生年譜》，頁30。

34 林述齋原編，高柳光壽等新訂，《新訂·寬政重修諸家譜》，卷19，頁223。

35 幕末時年收入300俵，換算成現在的價格，非常困難，因而有多種說法。不過，300俵約為150石。一種推定是，幕末的1石為金2兩以上，當時的金1兩，約為現在的1萬6,000日圓至2萬4,000日圓。據此，則尙綱之年收入也許為現在的480至720萬日圓以上。

36 森田太郎，《鷗外選集》，卷6，頁360。

37 楊守敬，《日本訪書志》，書目叢編，卷10，頁1。

38 石田肇，〈楊守敬と森立之〉，頁163-173。

39 大森徹，〈明治初期の財政構造改革・累積債務處理とその影響〉，頁115-158。

藏書達五千卷的可能性就很大。換言之，楊氏在1881年一月廿一日與森氏相識不久，就注意到了失去家主的小島家龐大善本藏書，同年三月前便購入了這批書籍。

但楊守敬並未購入小島家的全部藏書，此從前述尙綱的日記《日新錄》等，又尙質、尙眞、尙綱的手稿本及校勘過的古典書籍，現仍有一部分存於日本可知。前者可能是尙綱妻子不欲放手，且對楊氏也無收購價值；後者當是楊氏不要，或是在尙綱之前已借出或轉讓給他人了。

楊守敬似曾將小島家藏書逐一翻檢，反復斟酌要還是不要，以及購入的價格。因為從國立故宮博物院院藏楊氏所得小島家舊藏書來看，其書衣屢見當為購入價格之「幾兩」、「幾匁」，⁴⁰係楊氏之墨書。此墨書應指一冊為一兩或一匁，但他未將「兩」、「匁」加以區分。即楊氏所寫「匁」字是「兩」的草體，而當時日本已用圓為價格單位，清朝還使用銀兩，他用自己易懂的清朝價格作標識；而尙眞所編的《寶素堂藏書目錄》，對判斷原藏書的價值及整體狀況的掌握，應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之後在楊氏搜尋其他藏書，或從古書店購書，以及撰寫《日本訪書志》時，該目錄及尙眞《醫籍著錄》應該也發揮了與《經籍訪古志》同樣的作用。尙眞《寶素堂藏書目錄》手稿存佚不明，不過筆者推測，當與小島家藏書一起入楊氏之手了。

（二）小島家以外藏書的購入

楊守敬在日本所得古醫籍並非只限於小島家藏書。正如《日本訪書志》及《日本訪書志補》所載，廣及各家舊藏；而且兩書的記載不過是楊氏藏書的一部分，並非全貌。楊氏回國後，曾將部分藏書出售、交換、轉讓，故這些書籍仍在流動中。如1933年在南京創建的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蒐集，今藏於臺北國家圖書館的古籍中，就有他的舊藏醫書九部。⁴¹又，1909年（宣統元年）設立於北京的京師圖書館，1929年改稱國立北平圖書館，其舊藏善本於1968年移交國立故宮博物院保

40 據楊守敬墨筆所記，江戶後期鈔本《胎產要錄》1冊，「二匁」；江戶刊《少小嬰孺方》1冊，「二兩」；明嘉靖刊《俗解脈訣大全》2冊，「二匁」；明初刊《（新刊廣成先生）玉函經解》1冊，「三兩」；江戶後期鈔《玄門脈訣內照圖》1冊，「二匁」；永正五年鈔《五藏次第圖》1冊，「一兩」；嘉永四年鈔《蘇沈內翰良方》2冊，「二兩」。

41 關於該館所藏古醫籍，參拙著〈臺灣訪書志Ⅱ 國家圖書館〔臺北〕所藏的醫藥古典籍〉，從54卷4號（2007）起在《漢方の臨牀》雜誌上連載。

管，其中亦有楊氏舊藏醫書一部。此外也有再返回日本的書，如楊氏手批本《經籍訪古志》（藏靜嘉堂文庫），⁴² 以及現已定為日本國寶的號稱北齊人所書卷子本《春秋左氏傳》（藏藤井有隣館）等。⁴³

楊守敬卒後，其大部分藏書由民國政府購入，現分別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館和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若能詳查兩館之藏書，並通過藏書印記等，當能大致瞭解他在日本從何處獲得古醫籍。國立故宮博物院院藏中含舊北平圖書館本在內的醫藥相關古書，除《四庫全書》本外，筆者均已作了調查，情況已如前所述。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則有一些困難，筆者至今僅能對五十三種書作了調查。不過，由於國立故宮博物院院藏本已近民國政府所購數量的一半，可以說已能大概反映楊氏本的整體趨勢。

從國立故宮博物院院藏楊氏舊藏古醫籍中之日本人收藏印記及日本人識語等，所知如下：舊藏者中，小島家當然是排第一，其次為江戶醫學館及多紀家，第三屬於小島家相關者（奈須家、森家、澁江家、伊澤家、山田家、小島家弟子），第四為其他。小島家藏本中，尙質手澤本第一，尙真「日本收藏家……澁江道純，小島尙質及森立之，皆儲藏之有名者，余之所得大抵諸家之遺」；「（小島）學古（尙質）為日本侍醫，藏書之富自多紀外罕有其匹。余所得醫籍大抵皆其舊藏」，筆者調查的結果，與之大致吻合。

不過令人意外的是，替楊守敬蒐書作嚮導，有時也出售自己藏書的森立之，其舊藏書卻甚為少見。對此，《清客筆話》所收筆談，有幾處敘及楊氏執意想買森氏的藏書被堅拒，反以介紹別處藏書代之一事可見一二。森鷗外在《澁江抽齋》第七十更指出，抽齋的藏書雖達三萬五千部，但抽齋去世後的1860年已不足一萬部（此處「部」當指冊數），而借給森氏及其子約之之書大多未還；⁴⁴ 又前述尙質所編《留真譜》，楊氏也是由森立之處得到。此外，立之、約之自著之書雖有一部分流出海外，但大部分留在日本。據以上情況推測，森氏似乎只想將部分自著及自藏書售給楊氏而已，其他則不是介紹他人藏書，就是出售從已故友人所借之書，這種情形在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楊氏舊藏古醫籍便可看出端倪。

另一方面，從楊氏所藏古醫籍各書中的藏書印記位置及識語等，還可推斷書

42 長澤規矩也，〈《經籍訪古志》考〉，頁166-234。

43 陳捷，〈明治前期日中學術交流の研究〉，頁540-542。

44 森立之，〈鷗外選集〉，卷6，頁145。

的流動情況。其概況如以下所示：

- (1) 小島家→楊守敬
- (2) (岡本玄治家) 啓迪院→奈須家→小島家→楊守敬
- (3) (曲直瀬) 養安院→久志本家→小島家→澁江家→森立之→楊守敬
- (4) 伊澤家→小島家、澁江家→森立之→楊守敬
- (5) 野間家→森立之→楊守敬
- (6) 森立之→楊守敬
- (7) 多紀家→楊守敬
- (8) 伊澤家、多紀家、小島家→山田家→楊守敬
- (9) 武田文庫→澁江抽齊→多紀家→寺田望南→楊守敬
- (10) 小島尙質→村田章→小島家→杉垣篁→楊守敬
- (11) 啓迪院、(曲直瀬) 養安院→杉垣篁→楊守敬
- (12) 東京古書店→楊守敬

以上只是依證據確鑿的案例整合推斷的結果，須知古醫籍的流動相當複雜。若留意入楊氏之手前的收藏者，就可知道他是向誰購入的。(1)(2)無疑是從小島家直接入手的書籍，前文已指出是由森氏介紹的。(3)至(6)是從森氏處獲得的，其中(3)至(5)是根據鷗外之言所作的推斷。(7)雖是直接從多紀家入手的，疑其間有森氏為仲介。其他如各處所記，楊氏還從古書店購入了很多古籍，其中更有像(12)那樣的古醫籍，這從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傷寒論正義》所挾發票鈐有「日本橋通四丁目十番地／和漢書籍賣買所／東京 松田幸助」陽印可知。又，(10)(11)之杉垣篁很可能是藏書家或古書店，(9)之藏書家寺田望南名見於《清客筆話》，楊氏也從他們那裡獲得了書籍。

這樣，楊氏所得古醫籍知其舊藏家者，自(1)到(8)都是和江戶醫學館有關的人物，而且除了杉垣篁之外，均是森氏的熟人，則森氏對楊氏蒐集古醫籍所起的巨大作用十分清楚。又，上文所舉與醫學館相關者未見和楊氏相識的淺田宗伯(1815-1894)之名，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在大正天皇出生(1879，明

治十二年）時便擔任了首席侍醫，⁴⁵ 生活未至窮困。此外，楊氏〈日本訪書志緣起〉謂：「日本醫員多博學，藏書亦醫員多。喜多村氏、多紀氏、澁江氏、小島氏、森氏，皆醫員也。故醫籍尤收羅靡遺」，敘及藏書多的醫官中，以喜多村直寬居於首位。喜多村氏與小島家、山田家均為至交，這從兩家手稿本中所見喜多村氏評語可知。雖然喜多村氏所編著及刊行之書在國立故宮博物院、中國國家圖書館收藏不少，不過喜多村氏的舊藏書卻一本也沒有。也就是說，楊氏雖然是在喜多村直寬去世（1876）後赴日，但未能獲得其藏書；甚至日本的圖書館和各種文庫也未見喜多村氏的舊藏書，也許至今尚未流入市面。

前文已推定小島家所藏中國及日本善本古醫籍至少有六四六部，其大部分經前引（1）而歸楊氏。國立故宮博物院可知為小島家舊藏醫書，即前引（1）（2）（3）（10），為一六〇部左右，在楊守敬舊藏四五一部醫書，占百分之三十五。若僅用這數字以單純比例計算（160：451=646：X），則楊氏從日本購入的醫學相關古籍X當為一八二一部，而卷數應超過五千卷。如此大量的古醫籍，已可與日本內閣文庫之藏書匹敵，它們離開日本，和楊氏一同流向中國。

（三）藏書的移動

楊守敬在日本滯留四年之後，於1884年（光緒十年、明治十七年）五月廿九日從橫濱乘東京號向上海航行。同船者有楊氏滯日期間的好友——儒學者岡千仞（鹿門，1833-1914），二人一起旅行，遊上海、蘇州，直到六月三十日為止。其情景於岡氏的旅行日記《觀光紀遊》中有詳述。⁴⁶ 其間，五月卅一日停泊於神戶，楊氏還與岡氏乘火車赴大阪，在心齋橋的書店以五十圓購得宋版《尚書》。六月四日，在船行上海途中，二人筆談，楊氏謂：「余……購得隋唐逸書百餘筐。」若說僅中國已佚之隋唐書就達百餘筐，似嫌誇張；不過，他把在日本所獲古書等裝成百餘箱歸國，則毫無疑問。其中到底有多少部、多少卷雖不得而知，但他赴日一年之所得，必在三萬卷以上。當然，書籍之外，還應有後文將述及的多紀氏《聿修堂醫學叢書》的股本及楊氏在日本開刻且完成三冊的《留真譜》股本。

六月六日下午船抵上海，曾與岡氏同習於幕府昌平黌的岸田吟香（1833-

45 矢數道明，《近世漢方醫學史》，頁365。

46 小島晉治監修，《幕末／明治中國見聞錄集成》，卷20。

1905) 前來迎接。岸田氏活躍於日中舞臺，被稱為日本首位記者、明治先覺者。1866年(慶應二年、同治五年)，在橫濱的美國傳教士兼醫師 James Curtis Hepburn (1815-1911) 編纂《和英語林集成》，在上海用西方活字印刷出版，岸田氏因此停留上海一年助其校正。又，岸田氏還隨 Hepburn 學習眼藥「精錡水」技術，自1867年(慶應三年)起開始製造銷售，並於1875年(明治八年)在銀座開設了樂善堂藥舖。⁴⁷ 1868年(慶應四年、同治七年)再赴上海設置精錡水代銷處，1878年(光緒四年)起，也在那裡銷售書籍。我們知道岸田氏於1880年(明治十三年、光緒六年)第三次西渡，在上海開設樂善堂支店，並結識了年僅二十歲的李盛鐸(1859-1934)。⁴⁸ 在此過程中，岸田氏似有意大批出售日本傳存的古籍。就在岡氏及楊氏到來的1884年，他出版了《樂善堂書目》第一版，內容記載從日本輸入的古籍，及用和刻版本重印的書籍等。⁴⁹

由於岸田氏有這些活動，加上楊氏、岡氏抵達的前一年1883年(光緒九年)十一月，他已是第五次渡海在上海，⁵⁰ 所以能去迎接岡氏。而且岸田氏與清國公使館早有深交，所以在此之前肯定就與楊氏相識；也可以想見，從日本攜帶大量善本古籍歸國的楊氏，與岸田氏在上海見面後，對其販書活動一定有若干感想。

岡氏、楊氏於六月廿一日離開上海赴蘇州。廿四日，二人在蘇州拜訪了清末大儒俞樾(曲園，1821-1907)，因為俞樾受岸田氏委託編集了日本漢詩集《東瀛詩選》四十四卷(1883年刊)，⁵¹ 其中收載有岡氏之詩。據岡氏的《觀光紀遊》記載，其時俞樾問及日本之大家，楊氏答曰：「狩屋腋(谷掖)齋為第一。曰森養竹(立之)傳其學，為古今名家。」但岡氏評語寫道：「腋(掖)齋為第一可也。至舉養竹，阿所好，亦甚矣。」似是對楊氏稱森氏「為古今名家」有所不滿。翌廿五日，因雨，舟遊中止，楊氏遂「雜陳在東(日本)所獲古寫經，把玩不置。」廿六日夜宴，又記：「楊君每談日東(日本)一事，滿座闕然。」六月三十日，楊氏因探母親病及任教諭諸事，赴武漢附近的黃岡(湖北)，⁵² 於是與續往杭州旅行的岡氏道別。

47 真柳誠，〈岸田吟香の廣告錦繪〉，頁558-560。

48 張玉範，〈李盛鐸及其藏書〉，頁426。

49 真柳誠、陳捷，〈岸田吟香が中國で販賣した日本關聯の古醫書〉，頁164-165。

50 杉浦正，〈岸田吟香——資料から見たその一生〉，頁294。

51 王寶平，〈清代中日學術交流の研究〉，頁81-145。

52 吳天任，〈楊惺吾先生年譜〉，頁49-50。

以下的藏書經過係根據吳氏及陳氏報告所述。⁵³ 1884年楊守敬歸國，四十六歲，在靠近故鄉宜都的黃岡任教諭；1888年，在該地修建「鄰蘇園」藏書。1891年，五十三歲，轉任黃州府儒學教授。1899年，六十一歲，應湖廣總督張之洞（1837-1909）之邀，連同藏書一起遷至武昌，任兩湖書院教習。1901年，六十三歲，轉任武昌勤成學堂總教長。1903年，六十五歲，在武昌菊灣置藏書樓「觀海堂」。1908年，七十歲，辭總教長職，仍居武昌。但1911年七十三歲時，八月十九日（陽曆十月十日），辛亥革命發生於武昌，楊氏被闖入其它的士兵持槍威脅，故將部分藏書委託幾位家僕保管，於廿一日乘船至上海避難。在上海受老友甘翰臣（作蕃）的關照，寓居虹口。在這段避難生活中，楊氏曾欲遣其子往武昌攜回必需的藏書，終因戰亂而未果。不過武昌城內住宅因有軍政府封印，故大部分藏書安然無恙，但托家僕保管的藏書則損失了百分之二十五乃至五十，且城外別墅中的醫書及版本亦散失了。同年十一月中華民國成立，翌年七十四歲，終將所餘藏書全部運至上海。其時，楊氏在書信中記道：「所剩者書數十萬卷、書板數千塊而已。」1914年（民國三年），七十六歲，應袁世凱總統和黎元洪副總統邀請就任參政院參政，轉居北京西城南魏兒胡同。當時藏書搬運費用由政府支出。七十七歲，1915年（民國四年）一月九日夜間，小解後返回臥室時，突然中風而亡，當為腦中風。

楊氏沒後，其藏書由民國政府以七萬餘元（又稱三萬五千元）收購。徐世昌總統下令，將其中百分之五十至六十藏書分配與1918年（民國七年）十一月在北京成立的松坡圖書館第一館（第一任館長梁啟超（1873-1929）），其餘保存於集靈囿，並於1926年（民國十五年）一月移藏至北京的故宮博物院。其後國立故宮博物院所有藏書隨民國政府輾轉遷至上海、南京、重慶，1949年（民國三十八年）攜往臺灣，1968年（民國五十七）始由國立故宮博物館收藏至今。另一方面，松坡圖書館的藏書，於1949年北京圖書館（即1909年成立的京師圖書館，1929年改稱北平圖書館，館址未變）成立之時，即贈予該館。北京圖書館於1998年改稱中國國家圖書館，其古籍分藏於新館的善本古籍部和舊館（原北平圖書館）普通古籍部，兩處均見有楊守敬舊藏書。

雖然筆者對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古醫籍的調查工作尚未完成，但與已經

53 吳天任，《楊惺吾先生年譜》，頁50-169；陳捷，《明治前期日中學術交流の研究》，頁531-572。

完成調查的國立故宮博物院院藏本相比，對楊氏舊藏書則有如下印象：國立故宮博物院院藏本整體而言善本程度較高，數量也較中國國家圖書館為多。如《黃帝內經太素》存一卷一冊，即前述小島尙質所著手稿本的《（黃帝內經太素）對經篇》，亦即中國國家圖書館新館所藏小島尙真識語《對經篇并續錄》一書之前身。像這樣大致屬同一內容的書存有兩部時，可能善本程度稍低者被分配予松坡圖書館。又如對文獻學研究有很高價值的小島尙真所編《醫籍著錄》，其手稿本在國立故宮博物院，而連藏印記也都摹寫得極為精緻的近代寫本則收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普通古籍部。後者使用日本楮紙，而且連難讀的草體日文都摹寫得相當正確，顯然是二十世紀的日本專業人士所書寫；但其他裝幀等則屬民國時期的中國式，並未見改造日本裝幀的痕跡。換言之，這是待在北京的日本專家摹寫、製作之本，若然，則當是松坡圖書館所為，亦即國立故宮博物院院藏本還在北京時的事。由於《醫籍著錄》僅存於集靈園或北京故宮博物院，所以由認識其價值的松坡圖書館影抄。以此類推，雖然楊氏舊藏古籍中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分出給松坡圖書館，但其最初的方針可能是將主要書籍或者大部分善本書留給了集靈園。此論是否妥當，尙有待於今後的研究。

（四）藏書的實際數量

如上所述，楊氏記其赴日一年內即購入三萬餘卷古籍，歸國時裝至百餘箱。此後仍可能稍有增加，到1912年，雖因戰亂而失去部分藏書，但他在書信中表示仍有數十萬卷藏於上海。又，楊氏自己所編纂的《鄰蘇園藏書目》及《觀海堂書目》內容不完整，無法顯示藏書全貌。網羅最全者為1932年（民國二十一年）何澄一所編《故宮所藏觀海堂書目》，據趙飛鵬統計，經部四五五部、史部五六〇部、子部一三七二部、集部五三七部，合計二九二四部，僅子部醫家類即著錄有五一二部、約二四〇〇冊。⁵⁴ 依醫家類部數、冊數單純按比例推算，1932年時北京故宮所藏當為二九二四部、一三七〇六冊。如果由集靈園保管的藏書佔觀海堂藏書量百分之四十，則民國政府所購觀海堂全部古籍有近七三一〇部，三四二六六冊。又，古籍的裝幀，一般從一卷一冊本至八卷一冊本不等，若按平均值最大三卷一冊計算，則只有三四二六六冊，一〇二七九八卷，實際應在十萬卷以下。此數值與楊氏1912年居上海時號稱所藏達數十萬卷乖離過大。楊氏藏書轉上海之後，到

54 趙飛鵬，《觀海堂藏書研究》，頁78，100-101。

1918年民國政府購入之前，可能部分轉賣至民間，但其數量若有數萬冊及十萬卷，理當留下什麼記錄，可是並無這樣巨大流出的紀錄，故數十萬卷應為誇大之詞。

今國立故宮博物院的藏書目錄，因對楊氏舊藏書未加標注，難以統計，故有一五九三部；一六七一部、一五九一九冊；一五五〇〇冊；一六六六部；一五四九一冊等說法，⁵⁵ 可以認為約為一六〇〇部、一五五〇〇冊左右。據筆者調查，僅醫家類就有楊氏舊藏書四五一部。發現其部數從1932年的二九二四部，減少至現在的約一六〇〇部（僅醫家類由五一二部減為四五一部），冊數則從原推測的一三七〇六冊，增加至現在的一五五〇〇冊左右。部數減少的原因之一，是1932年時作為單種書籍著錄，後則判明實為一書分散所致，於是合為一種；冊數增加的真相，則不是很清楚。

今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傳存的楊氏舊藏書，也因目錄無標注而無法統計。筆者調查了該館善本古籍和普通古籍中「醫家類」所有卡片，可能屬楊氏舊藏者最多三百部左右，實際上也許不足二百部。由於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書之醫家類中楊守敬本為四五一部，遠較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為多。據筆者推算，楊氏歿後民國政府購入的觀海堂古籍，最多為七三一〇部、三四二六六冊、一〇二七九八卷，民國政府購入時價格為七萬餘元或三萬五千元，疑可能是按原書每部十元或按冊數每冊一元計算的。

另據報告，中國各地圖書館也存有楊守敬舊藏書，筆者曾於1996年八月三十日前往重慶市圖書館古籍部目驗數書。其一為《增修互注禮部韻略》五卷八冊，楊氏在丙戌（1886年）手題之識語，稱該書為五山版，小島尙質舊藏，後轉讓於李盛鐸。這樣，楊氏從日本所獲古籍，約有半數左右分散在以中國國家圖書館為中心的大陸各地，目前難以掌握其全貌，只能寄希望於今後斯學的進展。

六、楊守敬的醫書出版

除《古逸叢書》、《日本訪書志》、《留真譜》以外，楊守敬還編刊了不少自著及古籍。吳⁵⁶、趙⁵⁷二氏已製一覽表，但醫藥書僅列《大觀本草》一種。陳氏⁵⁸

55 趙飛鵬，《觀海堂藏書研究》，頁77。

56 吳天任，〈楊惺吾先生著述及輯刻圖書表〉，收於《楊惺吾先生年譜》，頁1-12。

57 趙飛鵬，《觀海堂藏書研究》，頁45-63。

更指出《本草衍義》、《傷寒論》、《活幼新書》、《景宋本脈經》等刊行與楊氏相關。此外楊氏還參與了籌劃古醫籍的出版，不過這些活動的背景及動機尚不十分明瞭。因此，下文將對其醫書出版活動之細節逐一加以探討。

（一）重印多紀氏相關書籍

楊守敬於1884年六月歸國，六月三十日在蘇州與岡千仞道別，為就教諭之職赴黃岡，七月抵黃岡上任。翌月，用在日所購版本重印了多紀父子等人著作十三部七十卷，名為《聿修堂醫學叢書》（圖5）。此叢書收錄有以下各書，括號內記各書在日本初版年：

多紀元簡著作：《脈學輯要》三卷（1795，寬政七年），《救急選方》二卷（1801，享和元年），《醫賸》三卷附一卷（1809，文化六年），《金匱玉函要略輯義》六卷（1811，文化八年），《傷寒論輯義》七卷（1822，文政五年），《素問識》八卷（1837，天保八年）

多紀元胤著作：《難經疏證》二卷（1822，文政五年）

多紀元堅著作：《傷寒廣要》十二卷（1827，文政十年），《傷寒論述義》五卷（1838，天保九年），《藥治通義》十二卷（1839，天保十年），《金匱玉函要略述義》三卷（1854，嘉永七年）

其他著作：多紀雅忠《醫略抄》一卷（1795，寬政七年），小阪元祐《經穴纂要》五卷（1810序，文化七年）

關於此叢書，楊氏之〈聿修堂醫學叢書序〉記云：⁵⁹

……余初遊日本，訪求古書，於醫方尤夥。久之，始知有多紀父子兄弟提倡醫學，為東瀛泰斗。所撰聿修堂諸書，浩博無津涯。……竊意自元以來，診察之士，罕有其匹。

他因接觸到在日本所得許多古書，特別是醫方書，而對多紀父子的醫學及著述給予高度評價。接著，又購入他們的著作版本和重印經過，以及多紀父子的其他著作，作了以下的介紹。

會有以原板求售者，乃傾囊購歸。其櫟窗（多紀元簡）所撰靈樞識六

58 陳捷，《明治前期日中學術交流の研究》，頁532-536。

59 據楊守敬編印之《聿修堂醫學叢書》。

卷，菑庭（多紀元堅）所撰雜病廣要四十卷，原以活字印行，故無存板，而以醫略抄，經穴纂要附焉。櫟窗別有……。柳沂（多紀元胤）別有……。菑庭別有……。三書皆以卷帙浩繁未刊。柳沂又有……等書。皆少作，亦精核有家法。並書之以告精於斯術者。光緒甲申秋八月初吉宜都楊守敬記於黃岡學舍

即多紀元簡《靈樞識》六卷和多紀元堅《雜病廣要》四十卷，因係活字印刷，原無版本，故以有版本的《醫略抄》和《經穴纂要》作附錄。多紀父子的其他著作，因「卷帙浩繁」而未刊，唯將已獲版本的多紀父子等著作凡十三部，加以重印。

楊氏購入這些版本之事，《清客筆話》1882年（明治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的筆談紀錄有載。即對欲求和刻漢籍版本的楊氏，森立之記有「記事本末八百圓」之價格，楊氏則謂「余已購多紀氏醫書板，故力不及此。（多紀氏醫書板）十五品，四百圓也」，⁶⁰由此可知，楊氏在1882年十二月十九日前已購入此版本，或已簽訂購買契約。但所記多紀氏之版本為「十五品」，與楊氏實際重印的該叢書十三部不一致，可能是「十五品」中已含楊氏序中所說的，因係活字本而無版本的《靈樞識》、《雜病廣要》，當時未及細查版本而致誤。又，該筆談中楊氏所記，與森氏討價還價時，《（通鑑）記事本末》和刻版要價八百圓，楊氏因價格過高而未購，至於多紀氏版本是否確為四百圓，則難以確認。⁶¹

楊氏所得多紀氏版本之初版年，如前所述，自1795年至1854年，時間跨越六十年，多是作為多紀氏本家的「聿修堂藏板」或多紀氏分家的「存誠藥室藏板」而刊行之書。當然，這些版本也應藏於多紀氏本家。多紀本家的元琰，作為最後一位主持幕府江戶醫學館的人物，於1876年（明治九年）五十三歲時去世。當時的情況是，1874年（明治七年）制定了新醫制，過去的傳統醫師，只限於當時一代仍可行醫，新醫師則必須學習西醫七科。森立之語楊氏曰：⁶²

明治已來洋說盛行，國政已洋，官服亦然，在醫業亦然。不洋則非醫。
漢醫者老生則一生為限，其子則必不學洋不得為醫家。如此一佈告之後，僕廢醫業為學徒，不公執刀圭。

60 陳捷翻字，《清客筆話》，謝承仁主編，《楊守敬集》冊13，頁538。

61 明治十五年，為維新後通貨膨脹之最高點，日圓之價值最低。據一種推算，明治七年前，1圓換算為現今1萬圓左右，明治十五年時已貶值為5500圓。故楊守敬所說的購入價格400圓，若是現日幣，約為220萬圓左右。由於是全部70卷版本之價格，則1卷約值3萬圓，想來是相當划算。

62 陳捷翻字，《清客筆話》，頁527。

因社會風尚變遷而失去官醫奉祿的多紀家，其堪稱集醫學之大成的著作也失去了價值，結果是家傳的版本也出讓予楊守敬。不過，由於楊氏以《聿修堂醫學叢書》為名在中國重印，多紀家的學問遂得以流傳後世。用日本版本重印之該叢書，據楊氏印本之木記，實僅1884年（光緒十年）八月一次。但現存書的原裝幀在市面有數種可見，可能是黃岡之後，又根據需要在武昌印過幾次。由於該版本置於武昌城外的別墅，辛亥革命戰亂時，未能受到保護而散失了。但楊氏1913年（民國二年）寓居上海時，此叢書由上海江左書林出版了石印本，顯然是受失去版本的楊氏之囑。1935年（民國二十四年），更由上海中醫書局以鉛印本再版，翌年，即1936年，上海世界書局刊行《皇漢醫學叢書》，也將該叢書的各書全部收錄。源出於《聿修堂醫學叢書》或《皇漢醫學叢書》的單行本⁶³及注釋等⁶⁴至今仍廣為印行，其影響不僅澤被中國，更遠屆日本。

另一方面，楊氏出版該叢書，實為中國有系統的介紹日本傳統醫學研究業績之嚆矢。以此為契機，之後不僅考證醫學，許多日本傳統醫學研究書籍也在中國出版。⁶⁵兼之《經籍訪古志》（1885初版）與《日本訪書志》（1901刻）也獲刊行，中國有識之士遂得知日本存有豐富的善本古籍，也促使後來訪日者的閱覽與購買。

（二）《脈經》的校刊

1893年（光緒十九年），楊守敬歸國九年之後，由景蘇園刊行了《脈經》十卷（圖6）。該版楊氏序中所記的族人楊葆初（字壽昌），在光緒年間楊守敬居黃岡時任知縣，因景慕蘇軾之書法，於同年1893年著有《景蘇園帖》。故「景蘇園」

63 民國時代單行本，有以下諸書：1920年成都福昌公司鉛印《傷寒廣要》、1922年上海中華書局鉛印《救急選方》、1928年紹興六也堂鉛印《傷寒廣要》、1931年上海六也堂鉛印《傷寒論述義》、1931年上海文明書局鉛印《救急選方》、1934年上海中醫書局及上海千頃堂書局鉛印《藥治通義》、1938年上海文明書局再版《救急選方》等。新中國成立之後，上述各書也由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多次鉛印出版。

64 注釋書等，有以下諸書：1912年廖平注、成都存古書局六譯館醫學叢書的《藥治通義輯要》及《脈學輯要評》；1931年何廉臣注、上海六也堂書局《新增傷寒廣要》；1948年上海章巨膺醫室、1949年上海新中醫書出版社、1954年上海千頃堂藥庵醫學叢書的《傷寒輯義按》。

65 關於該現象，參閱真柳誠，〈清國末期における日本漢方醫學書籍の傳入と變遷〉，頁643-661。真柳誠，〈中國に於いて出版された日本漢方關係書籍の年代別目録（1）〉，《漢方の臨牀》，30卷9號（1983），頁47-51。真柳誠，〈中國に於いて出版された日本漢方關係書籍の年代別目録（2）〉，頁32-41。蕭衍初、真柳誠，〈中國新刊の日本關聯古醫籍——最近十年の復刻書より〉，頁1431-1444。真柳誠，〈近代中國傳統醫學の日本——民國時代における日本醫書の影響〉，頁1928-1944。

當係楊葆初之室號。楊守敬序謂「吾宗葆初大令存心濟世，若不遑及見，亟墨諸版」，顯然是由楊葆初資助出版。又，該版題籤為「景宋王叔和脈經」，書名頁作「景宋王本脈經」，楊氏序題「景宋王叔和脈經」，故多稱為《景宋脈經》，但筆者據其內題，稱之為楊氏本《脈經》。

該版之楊氏序記《脈經》之宋以後諸版本，在述及善本存世甚稀後，談及該版，頗為自得地說：

余從日本得宋刻何氏原本，又兼得元明以來諸本，乃盡發古醫經，與之互相比勘。凡有關經旨者，悉標於簡端。非唯可據諸經證此書，亦可據此書訂諸經。……此書出，吾願天下之業斯術者，未能洞徹此旨，慎勿漫摻刀圭。光緒十有九年夏四月，宜都楊守敬記於鄰蘇園。

據此得知他在日本獲得了南宋嘉定十年（1217）刊行，有何大任後序之宋版，更以所得元明諸版及其它古醫經作校勘，因而刊行這個楊氏本《脈經》；故該版本記「光緒癸巳景蘇園校刊」特明「校刊」二字。楊氏又改寫了序中五處文字，作為「脈經十卷 宋嘉定何氏本」之解題，轉載於《日本訪書志》，於是他在日本得何大任宋版之事，遂廣為愛書家所知。

但是，查森立之等的《經籍訪古志》和小島尙真之《醫籍著錄》，日本並無何大任宋版，僅有明代仿何大任本，分別藏於多紀家聿修堂、越智家懷仙閣（曲直瀬家養安院舊藏）、福井家崇蘭館。目前聿修堂本已傳歸內閣文庫，懷仙閣本及崇蘭館本下落不明。因楊氏本《脈經》卷六末尾模刻有「養安院藏書」之印記，可知他得到的所謂「宋刻何氏原本」，實是養安院舊藏之懷仙閣本。

如前所述，無論《經籍訪古志》抑或《醫籍著錄》，楊氏皆有收藏，所以，此兩書把懷仙閣舊藏本鑑定為「明代模彫宋本」或「明彫何大任本」，這一點他無疑是清楚的。其它非日本舊藏本，但同為仿何大任本，則中國國家圖書館著錄有楊紹和跋本「明刻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著錄有「明覆刊宋嘉定間何大任本」，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著錄有唐翰跋本「明嘉靖間覆宋刊本」，至於真正的何大任宋版，中國、臺灣均未見存世之著錄。

不過，讓楊氏產生誤解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他著錄在《日本訪書志》中的「脈經十卷 明刊本」為小島尙質手澤本，其言如下：⁶⁶

66 楊守敬，《日本訪書志》，頁625-626。

小島朱藍墨筆校記，其硃筆者嘉定何大任本，藍筆者明淮陽刊本，墨筆者則據素靈難經傷寒甲乙等書，可稱精詳。……小島未以千金校之，且至六卷以後亦第以宋本互校，未及旁引他書，甚為漏略。故余復以硃筆勘之，凡見於諸醫經者，異同悉著之，不嫌其煩瑣也。

此小島尙質手澤本今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著錄為明童文舉翻刊袁表本。如楊氏所記，此本滿布朱藍墨筆校記，大約是尙質於1814年（文化十一年）十八歲時所做的工作。那時，他剛與友人、門人開始舉辦古醫籍校讀研究會，每隔五日或十日一聚。據尙質識語，研究會在同年的四月廿四日至十二月二十日，以及尙質二十五歲時的1821年（文政四年）十月十一日至十一月廿四日間舉辦。他們用熙寧三年官刊小字宋版《脈經》與明版校勘，後將此官刊小字宋版訂正為何大任宋版。當時他們的版本鑑定水準尚低，故將對校本斷為何大任宋版；至於改正為明代仿宋版，則在尙質晚年至尙真時代。此事在《經籍訪古志》及《醫籍著錄》中有反映，但因尙質原作何大任宋版，楊氏可能未注意到此為舊的結論，遂以為自己所獲為宋版。又，當時尙質記其所稱何大任宋版，原出碧雲閣所藏；此碧雲閣未詳，也許是懷仙閣。

另一方面，尙質將《素問》、《難經》、仲景書、《千金方》所見相關記載批校於上欄，橫互全十卷，故楊氏謂「小島未以千金校之，且至六卷以後亦第以宋本互校，未及旁引他書，甚為漏略」，並不完全符合事實。但楊氏說「故余復以硃筆勘之，凡見於諸醫經者，異同悉著之，不嫌其煩瑣也」，則屬事實，見於國立故宮博物院楊氏本朱印《脈經》。此本全卷欄內、欄外皆有楊氏筆跡，載記據袁表景從本、宋本《千金方》、《素問》、《史記扁倉傳正義》、《難經集注》、《千金翼方》等所作的考異。又，此考異部分內容，另由他人謄錄於一葉稿紙上，夾於書中，似為正式刊行前需修刻的文字。

楊氏除校正文字外，又作了考異，當時還參考了尙質手澤本，所以楊氏本《脈經》序及《日本訪書志》之宋嘉定何氏本解題，才自得地稱「亦可據此書訂諸經」。又，《日本訪書志》「亦可據此書訂諸經」以下，以小字雙行加入「別詳／札記」一語，似又暗示著有以考異為中心的「札記」存在。只是筆者目驗楊氏本《脈經》二部，⁶⁷其中並無「札記」，亦未知是否有類似的文獻存在。很有可能僅《日本訪書志》有注記，而楊氏本《脈經》的「札記」本來就不存在。總之，

67 筆者在長春中醫藥大學圖書館和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分館，調查了楊氏本《脈經》。

楊氏作了以上考異之後，為《日本訪書志》撰成「脈經十卷 明刊本」之解題。

從以上考察及楊氏自序，楊氏本《脈經》的部分文字，顯然是根據其他版本甚或其他醫學古典作了校訂，甚且令人懷疑其對部分缺卷或缺葉作了復原。該版除內題外，題籤、書名頁、序也都標稱「景宋」，但決不能說它是何大任本或仿何大任之影刻本。總而言之，楊氏是在知道有同一影刻本背景下，校刊了此一版本。

以1849年（嘉永二年）江戶醫學館影宋刊《備急千金要方》為例，國立故宮博物院有楊氏舊藏本兩部。當年醫學館以宋版底本多有缺葉及訛字，故用別版、它書補足、校勘、修訂，同時，以小島尚質領銜的數位醫家，又將校勘結果作為「攷異」一卷附刊。⁶⁸而此前二十年，即1829年（文政十二年），江戶醫學館覆刻元版《千金翼方》，也是尚質盡力所為。⁶⁹楊氏舊藏之此書，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有兩部，其一《日本訪書志》著錄作「千金翼方三十卷 校元本」，係尚質舊藏本，謂：「小島尚質以初印本硃校於欄外上，……諸書合校者自丁亥訖己亥，首尾十二年始成，其精核可想。又按森立之云，翼方初擬附考異二卷而未成，當即以小島校本為之也。」因此，楊氏應非常清楚，在日本影刻宋元版時，都會作校勘與考異。

楊氏本《脈經》尚有些奇怪之處，即該版象鼻大多刻有字數，下象鼻則記刻工名。但筆者所見之明代仿何大任本均無，不過版式、內文，則兩者完全一致。若誠如楊氏所言，真是以何大任宋版為底本，則這些字數、刻工名，當是從原底本轉刻而來。楊氏本可見刻工名如下：

少、山、麀、古、仁、文甫、文、雲山、長發、煥、介、惟、法、兮、
太、炳、林、裏千、石、麟、寬、呂、貴、寬、岩、長、昌、全、心、
采、界、甫、今、臣

以上刻工名在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附錄「刻工人名索引」⁷⁰可見者，僅文、林、呂。又宋版刻工名，通常含姓在內，以二字、三字混用居多，像這樣僅用一字，在宋版書中甚為突兀。另外，該版書末有「鄂省三佛閣／陶子麟承刻」刊記，承刻者的鄂（湖北）省三佛閣之陶子麟，與楊氏之出版物多有關聯。毫無

68 附錄《影宋千金方攷異》一卷末葉所記，總閱者有多紀元堅、多紀元昕、小島尚質，校勘者有奈須信德、森當壁、伊澤信重、堀川濟、森立之之名。

69 本書之末有文政己丑（1829）杉本良〈千金翼方後序〉，稱對本書覆刻有功者為船橋經中、野間任夫、小島學古（尚質）。

70 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補遺》，頁100-104。

疑問，此人即楊氏致羅振玉書中所譴責的「陶子林亦顧攫錢，純無感情，……刻字惡劣，猶其小焉者」，⁷¹若此，則上記刻工名中的「麟」「林」當即陶子麟（林），其他亦當為其作坊刻工之名。

楊氏本《脈經》，在無刻工名索引時期冠以「景宋」之名而刊行，則讀版之刻工名、刻字數，自然會被認為是以宋版作為底本的證據；但此兩者為明仿何大任本所無，分明是楊氏特意加入，故只能說是他有意誤導，使人認作是以何大任宋版為底本的影刻。又該版之5-3b、7-18a、8-11a各半葉，有未刻之墨丁，此墨丁未見於明仿何大任本，故令人懷疑，有可能是楊氏所得懷仙閣本該處漫漶，他就順勢施以墨丁，偽裝成仿宋版之風格。

楊氏為何採取上述近似作假的行為？也許是因為連刊行都得仰仗楊葆初的資助所致。回想楊氏與森立之交流頻繁，又得到了多紀氏及小島氏等人的研究業績，並受到他們考證醫學的強烈影響；《日本訪書志》中，既可讀到對他們的讚嘆之詞，又頻頻可見有意模仿或故作反論的言辭。而以他們為中心的江戶醫學館原打算進行多項大工程，其中之一即前述《千金方》、《千金翼方》及註（5）中所舉之善本古醫籍的校訂、刊行。可是這些原預定或原希望要刊行，卻因種種原因而未能校刊的唐以前醫籍，包括《靈樞》、《金匱要略》、《脈經》、《甲乙經》、《黃帝明堂經》、《黃帝內經太素》、《外臺秘要方》等，楊氏應考慮過要繼續此項事業。這些未刊書中，楊氏已獲堪稱善本的《太素》、《外臺秘要方》之影寫本，但均為大部頭書籍，以個人之力難以刊行；所得非大部頭的善本則為《明堂》和《脈經》兩書。中國已佚之《明堂》，有仁和寺本古鈔本，存卷一，小島尚質用雙鉤影抄，小島原本今存大阪杏雨書屋，但楊氏在《日本訪書志》中記載含混，可能是根據森立之所藏小島原本轉抄而來（圖7）。據陳氏報告，⁷²楊氏於1891年（光緒十七年）前後，應汪康年之求，刊刻了《黃帝明堂經》、《悉曇字記》、《帝範》。其版本存武昌，楊氏曾提議收入羅振玉策劃刊行之《國學叢刊》，但因辛亥革命等變故而受挫。到1912年三月為止，版本均由雕刻《脈經》的陶子林管理，至1913年時，與陶子林失去連絡，故繼此一《明堂》而刊行者，應是楊氏本《脈經》。

總之，此書通常被視為影宋版而大受歡迎，《全國中醫圖書聯合目錄》即著

71 陳捷，《明治前期日中學術交流の研究》，頁528，567。

72 陳捷，〈楊守敬と羅振玉の交友について——楊守敬の羅振玉宛書簡を通して〉，頁126-138。

錄有三十處所收藏，是《脈經》的清代各版本中為數最多者。⁷³ 更有趣的是，還出現了楊氏本《脈經》的影刻版，即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長沙徐德立（橘隱園）序刊本（圖8）。據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編號21514），書衣作「景宋本脈經」，書名頁題「景宋本脈經／石耕山人書」，內有「光緒乙巳夏月長沙徐氏橘隱園校刊」木記。徐德立光緒乙巳（1905）年之序謂：「歲甲午（1894），楊葆初大令寄贈影宋精本（脈經）於京師，吾師（黃昌邑）一見欣然，屬予重刻廣其傳」；「楊刻之未廣，屬長沙駱君重摹，成書凡十閱寒暑始竣」。每葉象鼻大多有刻字數，下象鼻有刻工名，兩者與楊氏本完全一致。卷六末尾模刻「養安院藏書」印記，書末有「長沙駱雲驥／影摹鐫刻」之刊記。換言之，即徐德立費時十載，據楊葆初所贈之楊氏本，委託長沙駱雲驥影摹鐫刻。徐德立本也有楊氏序，乍見之下，酷似楊氏本，唯將楊氏本未刻之墨丁雕作空白之格，刻字稍劣，完全是另一版本。

這樣，楊氏本被認為是當時通行諸版中之最善本，1957年及1958年，由上海衛生出版社、上海科技衛生出版社分別影印出版了《景蘇園本脈經》。另一方面，《四部叢刊》子部收錄影印有上海涵芬樓藏元廣勤書堂刊《新刊王氏脈經》，北京的人民衛生出版社則於1956年、1982年縮影了《四部叢刊》本；在日本，1981年版《東洋醫學善本叢書》，收錄影印了靜嘉堂文庫藏（陸心源舊藏）明仿何大任本，人們遂忘卻了楊氏本《脈經》的存在，迄今無人探討其真相。

（三）協助出版武昌醫館叢書

楊守敬除自行出版外，還將所藏書轉借或出售給友人，所以有許多古籍的刊行皆與他有關，醫書中柯逢時（1845-1912）所編《武昌醫館叢書》八種（1904-1912）就是其中的代表。張之洞於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開設武昌師範學堂，設有衛生學科，張之洞的門生柯逢時，既為政治家，也繼承其業，晚年以私人名義設立了武昌醫館，故武昌醫館當設立於1902年之後，閉館於辛亥革命翌年，即柯逢時去世之1912年（民國元年）。武昌醫館招聘武昌名醫任教，免費發放教材，對優秀學童實施以醫學古籍為中心的三年制教育，還在附設診堂內有臨床實習。⁷⁴

73 薛清錄等，《全國中醫圖書聯合目錄》，頁106。

74 朱祥麟，〈柯逢時與武昌醫館〉，頁14。

另外，柯逢時也是大藏書家，與應張之洞招聘，於1899年移居武昌的楊守敬為至交。由於楊氏對日本江戶醫學館之教育研究與善本刊行之甚詳，所以武昌醫館的設立及醫書出版，也可能即出自他的建議。雖然楊氏在1891年前後刊行了《黃帝明堂經》，在1893年刊行了楊氏本《脈經》，但他龐大的藏書中，值得在中國刊行普及的善本古醫籍，仍然很多。因此，可以想見，政治地位和財力兼備的柯逢時出版醫書時，楊氏應給予大力協助。以下表列除（1）之外，均由武昌醫館柯逢時主持、資助而陸續出版：

- （1）宋 艾晟《（重校）經史證類大觀本草》三十一卷，1904年（光緒三十年）刊。
- （2）清 柯逢時《大觀本草札記》二卷，1910年（宣統二年）刊。
- （3）宋 寇宗奭《（重刊元本）本草衍義》二十卷，1910年刊。
- （4）宋 郭雍《（重校）傷寒補亡論》二十卷，1911年（宣統三年）刊。
- （5）元 曾世榮《（重校）活幼心書》三卷，1911年刊。
- （6）宋 龐安時《（重刊）傷寒總病論》六卷，1912年（民國元年）刊。
- （7）漢 張機《傷寒論》十卷，1912年刊。
- （8）宋 錢聞禮《（重刊）類證增注傷寒百問歌》四卷，1912年刊。

從1904年的（1）、1910年的（2）（3）、1911年的（4）（5），至1912年的（6）（7）（8），前後凡四次，共刊行九十六卷。卷數最多的（1），占總卷數的百分之三十二。又，（1）（3）（6）（7）係用優美的仿宋體或仿元體雕刻。（3）之卷十九末葉署「陶子麟鋟刊」，與楊氏以前刊行《黃帝明堂經》、《脈經》相同，當是以武漢陶子麟為中心的刻工組承擔了各書雕板。此八書版本倖免於辛亥革命戰亂，民國時代作為《武昌醫館叢書》匯總印行。其版本今歸北京中國書店所有，並重印銷售，但各書中混有影印葉，當是其部分版本已散佚或斷裂。

本文將就楊氏給予多方面協助的（1）（2）（3）（7）（8）加以探討。

1. 《（重校）經史證類大觀本草》與《大觀本草札記》

《（重校）經史證類大觀本草》，有柯逢時序一葉，但未言所據底本。又序末「光緒三十年」以下「冬武昌柯逢時序」部分係重校刻，其原因不明，當與後

述1910年第二次刊行時修版相關。全書版式、字體力求與元版相仿，全三十一卷之雕板當需耗時數年。另唯該本內封之木記無「武昌醫館」之四字，僅刻「光緒甲辰（三十年）武昌／柯氏重校槧印」，這也許是因為光緒三十年（1904）時武昌醫館尚未設立之故。

又，《大觀本草札記》有柯逢時署於宣統二年（1910）六月之序：「楊君惺吾（守敬）爲余影摹此本，突過原刻。既畢工，復據政和異同，參互校訂，以爲札記，三年而後成」；「又六寒暑，始得校定剋改，刊附卷末，以貽同志」。由此可知以下幾點：

- a. 此《大觀本草》底本是楊氏提供的影寫本。
- b. 楊氏提供寫本後即刻開雕。
- c. 同時又與《政和本草》參互校訂，考其異同，歷三年而撰成《札記》之原稿。
- d. 校定《札記》原稿的同時，又據《札記》之成果，對已雕成之《大觀本草》版本重校刻，前後費時六年。
- e. 1910年完成出版，《札記》則附於重校刻之《大觀本草》之後出版。

若據以上倒推，楊氏似在1901年前後向柯氏提供了影寫本。《大觀本草》之初刻，成於1904年，柯氏序文記爲第一次刊行，但此初刻有諸多問題故重校刻，其依據即校訂成果之《札記》，後作爲附錄，於1910年第二次刊行（圖9）。

此《札記》共費時九年，校異甚爲徹底，不僅指出字句之異同，有時還判斷異文之是非，用以校訂原文，甚至連楊氏所提供之寫本的缺文、缺字都逐一記錄，惜若一一補足，勢必與原本體式相異，遂中止。校異多據《政和本草》，部分也利用了朝鮮本《大觀本草》、古鈔本《新修本草》、《太平御覽》等。這般精細入微，可謂空前絕後，亦可理解此《大觀本草》木記何以要標記「重校」之由了。柯氏還在《札記》序末尾記曰：「其助余校訂，始終其事者，則涇縣翟君展成之力獨多云。」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有此《大觀本草》之朱印本，全書三十一卷均有楊氏用墨筆、朱筆所作詳細的文字校正，指出其中之誤刻、缺筆、異體字、陰刻、陽刻，甚至連應除去之污處等，皆作詳盡的指示。且屢見其所據之紀錄，如《政和本

草》、《本草綱目》、《病源候論》、《肘後方》、宋本《外臺秘要方》及日本人的校正等等。陳氏所作報告，也提及湖北省圖書館亦藏此版之朱印本，並有楊氏手書的相同批校。⁷⁵兩朱印本的校正，大約一本為《大觀本草》首次刊行前所作，另一本為第二次刊行前所作。又楊氏所記日本人之校正，很有可能是據今藏國立故宮博物院之兩種舊觀海堂本引錄的。一為萬曆五年（1577）南陵王秋尚義堂刊、三十八年（1610）修補之《重刊經史證類大本草》，此本卷三至卷六有小島尚質等於文化十一年（1814）與元大德宗文書院版《大觀本草》校勘時的校語。另一為朝鮮重刊元大德宗文書院版《經史證類大觀本草》，此本卷二十一之前有德正備在嘉永六年至七年（1853-1854）所作校語。柯逢時等用於《札記》的朝鮮本《大觀本草》，很可能也是借自楊氏。雖然柯氏只記載影寫本係由楊氏提供，但從上文可知，在實際校正過程中，楊氏也起了重要作用。

《札記》中，緊接柯氏之序後為〈重刊大觀本草凡例〉，其開頭這樣記述楊氏提供據以影寫本的版本曰：「元大德壬寅宗文書院刊本卷首有木記。……此本字體行款與大德本同，序後顧無宗文木記，惟刻印較精，今據以上板。」這裡需稍加補充的是，元宗文書院刊本之卷首第一葉和第二葉的前半葉為艾晟序文，第二葉的後半葉，空白處有「大德壬寅孟春／宗文書院刊行」之木記，即楊氏所藏版本無此木記，其他則與宗文書院版同一版式，且刻印更為精美。但此版本於《日本訪書志》、《日本訪書志補》均未見著錄，唯臺北國家圖書館有收藏，其目錄載「元大德壬寅（六年）宗文書院刊本」，即楊氏舊藏本（圖10），護葉內有其手書題識：

……此為南宋刊本，元宗文書院即從此出。序後有宗文書院木記，此本無之，是其證也。且此本為初印，無一葉殘缺，尤可寶也。癸丑（1913）五月，鄰蘇老人記。

也就是說，楊氏認為無宗文書院木記之本為南宋版，元宗文書院據此影刻，並於艾晟序末之餘白加入木記。但是筆者於2001年八月十四日目驗此本，艾晟序末之餘白半葉並非原無木記，而是該處半葉被撕掉了。此點阿部氏早已注意到了，其記述如下：⁷⁶

此本序後之刊記處破損，與該處有「大德壬寅孟春／宗文書院刊行」木

75 陳捷，《明治前期日中學術交流の研究》，頁534。

76 阿部隆一，《增訂中國訪書志》，頁512。

記的靜嘉堂文庫本相比較，實為同版。楊守敬以此本為宋版，將大德宗文書院版之明前期覆刻版（故宮博物院觀海堂藏）當作宗文書院版，係失考。此本早印，版面頗美。

筆者亦同意此說。但阿部氏似未注意到此本與柯逢時本之關係。渡邊氏據柯逢時本的幾個特徵，認為它「顯以宗文書院刊本，或其直系之書為底本」，可能即《經籍訪古志》著錄之明重修宗文書院刊本（阿部上述明前期覆刻版），⁷⁷岡西氏也認同渡邊之說。⁷⁸而柯逢時顯然親見原本，此從上述凡例「惟刻印較精」句可知。他似也知道楊氏的宋版之說，劉禹生《世載堂雜憶》所載以下軼事可作旁證：⁷⁹

楊氏居武昌長堤，與柯逢時隣近。楊得宋刻大觀本草，視為孤本，逢時許重價代售，請閱書一晝夜即還。柯新自江西巡撫歸，吏人甚眾，盡一日夜之力，抄全種無遺漏。

若此，柯氏遣員以一晝夜時間全部逐錄，此說稍嫌誇張，但楊氏稱此本為宋版而欲以出售，則近於事實。且柯氏於凡例不言宋版，僅作「今據以上板」，顯是不同意楊氏的宋版之說。該本題記所寫時間為1913年，係楊氏在上海避難時期。他將此書作為宋版售予別人，後由設立於南京的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現歸臺北國家圖書館。

雖然柯逢時《大觀本草》並無元宗文書院之木記，但以其精力與財力，使重校仿元版得以再現，連同內容詳細的《札記》也得以出版，與今臺北國家圖書館本比較，柯逢時本之精細，可以說令人稱奇。所以，在日本，武昌醫館本《大觀本草》、同書《札記》和後述的《本草衍義》被合在一起影印出版；⁸⁰而臺灣則出版影本和日文解說的譯文。⁸¹前已述及，全部《武昌醫館叢書》，如今也在重印的基礎上配以影印在北京出版。柯逢時本《大觀本草》與蒙古晦明軒刊《政和本草》（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影印）有互補關係，應一併對照閱覽，這是本草研究者廣泛的認知。

2. 《本草衍義》

此本二十卷（圖11），與前述《大觀本草札記》同刊於1910年（宣統二年）。

77 渡邊幸三，《本草書の研究》，頁66。

78 岡西為人，《本草概說》，頁126。

79 劉禹生，〈記楊守敬先生〉，《世載堂雜憶》，頁84-85。

80 木村康一、吉崎正雄編輯，《復刻本·經史證類大觀本草》。

81 吳家鏡譯述，《經史證類大觀本草》。

內封木記有：「宣統二年武昌醫館／重刊元本附校記」，之後各本也與武昌醫館同樣將其底本明確載於木記。此版無重刊序，但書末配有柯逢時宣統二年跋一葉及校記六葉。校記末多餘的半葉，列記「宋本校勘銜名」，意味此處底本原無，係從宋本補入。

按柯氏之跋，謂楊氏提供文獻兩種。第一種為楊氏校錄的原稿，那是他在日本時，所借書末有南宋慶元年重校勘銜名的宋版《本草衍義》，與宋劉信甫《圖注本草》相校勘時，錄其異同的原稿。第二種是從楊氏處得到刊本《本草衍義》，因有部分將本朝稱宋朝，故楊氏斷為元版。該元刊本與已刊的《大觀本草》版式相合，可見為影摹上版者，同時也將楊氏的校錄原稿和其它版本，擇其善者別作「札記」。

以下先對「本草衍義校記」開頭記所使用之略稱作一說明。元版，指當時影刻的刊本；慶元本，指楊氏據慶元版所作之校錄；成化，指補入於成化重刊《政和本草》正文各藥項目末尾之衍義文；補註，指宋劉信甫《圖注》本；陸本，指光緒間陸心源刊本。校記中，目錄及各卷所附三至十三條校文，係記以各版本校異之結果，以及據其異同而對本文作補、刪、改、無、增、通用、同、訂等判斷。與《大觀本草札記》相比，殊為簡略，或是柯逢時以一人之力、在短時間內作校異的結果。

從柯氏之跋及校記可知，柯逢時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據楊氏提供的資料和建議；另一方面，對楊氏而言，提供這些資料並加以出版，當是別有意義。與武昌醫館本《衍義》版式相合的楊氏舊藏元版，今藏臺北國家圖書館（圖12），該館目錄著錄為元覆刊宋宣和元年本，武昌醫館本的刻字體也呈現了該元版的特徵。此元版除楊氏藏印記之外，還有「松本氏／暴書印」、「森氏開萬／冊府之記」、「讀杜／艸堂」、「天下／無雙」等，為松本氏、森立之、寺田望南等日本人的舊藏，並未見任何柯逢時舊藏的藏印記及識語，可能是柯氏從楊氏處獲得此書。此版也有楊氏手書題識，署光緒丁亥（十三年、1887），時楊氏為黃岡教諭。

然而，楊氏《日本訪書志》所錄《本草衍義》，只附記「宋刊本」一部。其解題除有幾處字句及省略記年外，其餘皆與該元版之題識完全一致。換言之，楊氏於1887年作此本題識，而於1901年轉載於所刊之《日本訪書志》，著錄作「宋刊本」。柯逢時影刻「元版」為1910年，此意味在此前數年已從楊氏處得之。當然柯氏也必見過《日本訪書志》，不過楊氏後來更改了已刊行之著作的鑑定，而

價格較低的元版轉讓給柯氏，故柯氏跋文，將「因稱本朝爲宋朝故判斷爲元版」之云，記作楊氏之言，而實際上兩人的對話可能正好相反，恐怕是柯氏爲了楊氏的面子才如此說吧。

《大觀本草》似也是楊氏以號稱宋版提供給柯氏的，但柯氏只用「此本」「上板」作表述。而柯氏在影刻《本草衍義》之時，記元刊本《衍義》和已刊之《大觀本草》版式相合，等於間接地表達出柯逢時本《大觀》的底本實爲元版。再者，更改已刊著作中將《本草衍義》視爲宋版的鑑定，而以元版轉讓給柯氏，也意味著楊氏的面子大失。二人同在武昌，同以藏書家聞名，但社會地位和財力有顯著的差別，由柯氏跋文所記，知楊氏畢竟需要依賴柯氏之力才能達到自己的目的。

國立故宮博物院著錄爲元大德壬寅宗文書院刊的楊氏舊藏《大觀本草》，當屬於前述《經籍訪古志》所著錄的明重修宗文書院刊本⁸²及阿部《中國訪書志》所說的明前期覆刻宗文書院版。⁸³此本除楊氏藏印記外，還有小島尙真的「尙真／私印」，知即《經籍訪古志》所說的「小島春沂（尙真）近得明代重修本、行款字樣一與此本（大德壬寅宗文書院刊本）同」。又有楊氏手書題記，轉錄於《日本訪書志補》⁸⁴及上記《中國訪書志》。該題記僅刪去末尾四十七字，此大體相同的文字，既載於楊氏的《日本訪書志》，也著錄爲「元刊本」。楊氏《日本訪書志》所刪卻的文末四十七字如下：

後有刻此書者，以宗文原本還慎微之舊，別以寇氏衍義附刻其後，則盡善矣〔余得宋宣和／刻本衍義〕。光緒乙酉（1885）楊守敬記。

句首「此書」，含糊指《大觀本草》；其次「宗文原本」，指楊氏作題記之明前期覆刻宗文書院版；「慎微之舊」，指已散佚的北宋版《大觀本草》。末尾小字所記「余得宋宣和刻本衍義」，即是《日本訪書志》所著錄宋刊本、後以元版轉讓給柯逢時的《本草衍義》。此事之記載是在楊氏從日本歸國兩年之後。再過兩年，其《本草衍義》之題識末尾云：

（本草衍義）……有明一代遂無刊本，而四庫不得著錄，此當急為流布者也。光緒丁亥年三月，宜都楊守敬記。

82 森立之等，《經籍訪古志》，頁396。

83 阿部隆一，《增訂中國訪書志》，頁309-310。

84 王重民輯，《日本訪書志補》，頁18。

柯逢時邊製作詳盡的《札記》，邊剋改《大觀》的第一次版本，誠如楊氏所記的「還慎微之舊」。1910年，附錄有《札記》的《大觀》第二次刊行，同時還出版了《衍義》。這是楊氏題「以宗文原本還慎微之舊，別以寇氏衍義附刻其後，則盡善矣」之二十五年後，題「此當急為流布者也」之二十三年後，亦即1910年，楊氏終於實現了他的目標，這只有將兩題識同時閱讀才能瞭解到吧。其目的無他，無非是想讓於日本所得之善本在故國得以普及。

3. 《傷寒論》

此本十卷（圖13），係戰亂結束不久之民國元年（1912）十二月，與其他兩書同由武昌醫館刊行。這是楊守敬從武昌到上海避難一年又數個月後的事，柯逢時於此年去世，也許是這個因素，該版一概未見附有刊行經過的序跋或校勘札記等，僅於題「傷寒論」之書名頁背面有「民國元年十二月／武昌醫館刊畢」木記。但此版《傷寒論》與以往中國廣為流傳的成無己《注解傷寒論》完全不同。既沒有後世的注文，卻有林億等北宋校正醫書局之校刊序和治平二年（1065）進呈文，以及元祐三年（1088）國子監受命雕印小字本《傷寒論》牒文。這些序、牒文、進呈文等，在明趙開美編纂、萬曆二十七年（1599）序刊之《仲景全書》所收《（翻刻宋板）傷寒論》十卷中即有，⁸⁵但趙開美本每卷卷首所刻「明 趙開美校刻／沈 琳全校」等句，則未見於本書，版式和字體也頗有差異。字體較趙開美本更具宋版風格，且與楊氏校刊的《（景宋王叔和）脈經》極相似，故此版雕刻恐也屬陶子麟輩所為。但雖為宋版風格，卻未見宋代避諱、嫌名，但有「玄」字等缺筆，係清代避諱。據筆者管見，具備以上特徵的版本，在現存之中國版、日本版、朝鮮版中，僅有此武昌醫館本，而且以往的目錄也未予著錄。

另外，楊守敬《留真譜初編》（1901刊）第七冊醫部載有酷似該版的《傷寒論》卷一書影（圖14），⁸⁶最大區別只是該版之版心為黑口，而《留真譜初編》之圖版為白口。且楊氏同年所刊《日本訪書志》載有「傷寒論十卷 影北宋本」，此書解題後半，與武昌醫館本及趙開美《仲景全書》本相同，完全轉錄北宋林億等進呈文和北宋官員之列銜。⁸⁷楊氏之解題與「影北宋本」相關部分如下：

余在日本初得其國寬文刊本。……後得其翻刻明趙清常（開美）仲景全

85 真柳誠，〈《仲景全書》解題〉。

86 楊守敬，《留真譜初編》，頁643。

87 楊守敬，《日本訪書志》，頁603-615。

書本，……。然開篇題名下即著明趙開美校刻，沈琳全校字樣是已非宋本舊式。最後於書肆得此影寫本。每半葉十行行十九字，首題傷寒論卷第一，次行題漢張仲景述，晉王叔和撰次，再下行低三格辨脈法第一，平脈法第二……。乃知趙氏本根源於宋刻，但為題校刊姓名遂移其行第〔清常收藏名家／亦為流俗所染〕。此本影寫精緻，儼然北宋舊刻。竊怪日本著錄家皆以趙開美本為最古，而此本尚存其國，未見甄異，余乃無意得之。歸後屢勸人重刻，竟無應者。……

此文所記版式「每半葉十行，行十九字，首題傷寒論卷第一，次行題漢張仲景述，晉王叔和撰次，再下行低三格辨脈法第一，平脈法第二……」，正顯示其確為《留真譜初編》書影和武昌醫館本。由於楊氏言其在日本書肆得此影北宋本，所以有檢討的必要。趙開美本雖然說根據宋版，但其各卷題名下作「明趙開美校刻，沈琳全校」，可知並非宋本之舊式；而楊氏自言此影寫本無論從版式、精緻程度判斷，儼然北宋舊刻，故稱歸國後屢勸人重刻，卻無響應者。

與《日本訪書志》所載及《留真譜初編》書影相合的楊氏舊藏寫本，藏於臺北國家圖書館，小曾戶氏最早注意到，他認為，此寫本剪貼自趙開美本之影寫本以復北宋版之舊。⁸⁸ 筆者看此報告之後，也撰文認為它與武昌醫館本《傷寒論》相關。⁸⁹ 又，近年筆者完成了對臺北國家圖書館所藏全部古醫籍的調查，也發表了關於此寫本之概要，⁹⁰ 故就考察所得試述於後。

此寫本該館著錄為「傷寒論十卷四冊。日本鈔本。近人楊守敬手書題記」。內封剝落部分有楊氏題記一葉，別無識語。用紙為日本薄葉斐紙，版心白口，用中國薄葉楮紙全部內粘，有「飛青／閣藏／書印」、「楊守敬印（回印）」、「吳興張氏適園收藏圖書〔張鈞衡（1872-1927）〕」、「荳圃／收藏〔張乃熊，鈞衡子（1891-1942）〕」之藏印記。

此寫本從內容來看，顯出於趙開美本《仲景全書》，但其第一版、第二版在日本未見傳存，只見明末清初間據第一版覆刻之第三版（紅葉山文庫舊藏，現內閣文庫所藏）（圖15）。⁹¹ 試比較此本與三種版本字句、文字之異同，結果與第三

88 小曾戶洋，〈楊守敬《日本訪書志》《留真譜》所載「影北宋本傷寒論」の檢證——附說・現行影趙開美本傷寒論懷疑〉，頁48-52。

89 眞柳誠，〈清國末期における日本漢方醫學書籍の傳入と變遷〉，頁643-661。

90 眞柳誠，〈臺灣訪書志Ⅱ 國家圖書館〔臺北〕所藏の醫藥古典籍（7）〉，頁1661-1666。

91 眞柳誠，〈趙開美の《仲景全書》と《宋板傷寒論》〉，頁144-145。

版所收《(宋板)傷寒論》、《注解傷寒論》之特徵完全一致，可知第三版實為其底本。《(宋板)傷寒論》並無所謂的目錄，此本係利用《注解傷寒論》的目錄。另外，多紀元昕在1851年（嘉永四年）據紅葉山文庫藏第三版《(宋板)傷寒論》作了影寫，堀川未濟在1856年（安政三年）據之影刻了《(宋板)傷寒論》（圖16）。比較兩版，堀川本大多已補足了第三版破損及墨丁未刻文字等，此寫本則找不到堀川本所補之文字，卻與第三版相合。據此可以確定，此本之所據底本實為紅葉山文庫舊藏之第三版。

此外，該本用紙為只產於日本的斐紙，再從其筆跡特徵考察，可以斷為江戶後期至末期之寫本。該本之文字和格式都模寫得較為精緻，連誤寫或字體也在欄外仔細作了校正。又，由於底本並非已刊行之堀川本，而是幕府紅葉山文庫本，一般人無法利用，故當為與幕府醫學館有密切關係者之舊藏本。另，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有日本寫本《金匱要略》卷上一冊，亦用斐紙所寫；就其各特徵而言，可判其底本為第三版《仲景全書》。該《金匱》寫本書末有朱筆識語，記「安永二年乙卯（1855）仲冬（十一月）廿二日，以原刊對勘畢。尙真」，書中亦多處有朱筆批校，可見小島尙真曾讓能手據紅葉山文庫本影寫此《金匱》，而在1855年十一月廿二日以此寫本與原本對勘。當然尙真應同時也影寫了《(宋板)傷寒論》和《注解傷寒論》，故該「剪貼」本欄外尙殘存之誤寫訂正（9-19b「……上脫一字」等），當為尙真之筆跡，同時亦可推斷該本係剪貼自尙真影寫之《(宋板)傷寒論》及《注解傷寒論》。

如上所述，此本係利用小島尙真影寫幕府紅葉山文庫本而來，即將趙開美所加部分從寫本中剪去，於是行數減少，版心也偏離了正常位置，遂連版心亦剪去，重新加上白口、白魚尾版心。以上處理的結果，是將一葉剪切成五至六片，用中國薄葉楮紙作內襯，粘貼後再加裝幀，這就是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本（圖17）的面貌。由於斷片的內襯使用了中國楮紙，故上述工作應當是在中國完成的。又，如此加工而成的《傷寒論》之樣本，無論現存本抑或過去之舊藏，均不為人所知。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本係楊氏舊藏，他在《日本訪書志》中頗為自得地稱：「竊怪日本著錄家皆以趙開美本為最古，而此本尙存其國，未見甄異，余乃無意得之」，則如此剪貼加工究竟出自誰人之手，已然清楚不過了。

另一方面，比較清楚的是，武昌醫館本的目錄是據此一「剪貼」本目錄簡化而成，只是人們不知其來源，實為趙開美本《注解傷寒論》之目錄。又「剪貼」

本和武昌醫館本的正文字句，間有不一致。雖然這些不一致的文字與趙開美之第一版、第二版也不相同，但與前述堀川本，乃至1668年（寬文八年）岡嶋玄亭翻刻《（宋板）傷寒論》，1797年（寬政九年）淺野元甫翻刻《（校正宋板）傷寒論》，一一相合，因而可以推定，武昌醫館本實以「剪貼」本為藍本，再依堀川本及其他《傷寒論》等，修訂有問題或不清楚的文字以製成版樣。

此「剪貼」本，有楊氏題記如下：

此影北宋傷寒論，篇中多互見之文，以人命至重，古人不殫反覆叮嚀，意至深遠。漢書藝文志是其前規，自金成無己作注解，將其重複者概刪之，以後世遂無仲景完本。余乃於日本得此影抄，滿擬歸而刻之，奈其知者少，荏苒歲月，仍未遂苦心搜羅之願。癸丑（1913）端午，鄰蘇老人題。

此題記亦稱「剪貼」本為北宋版之日本影寫本，並嘆云「滿擬歸而刻之，奈其知者少，荏苒歲月，仍未遂苦心搜羅之願」。毫無疑問，指的是1912年所刊的武昌醫館本；所以至楊氏編刊《日本訪書志》的1901年以前，會嘆「歸後屢勸人重刻，竟無應者」。雖說之後得到柯逢時之援助，終於在武昌出版，但1913年楊氏撰寫此題記時，正在上海避難，並不瞭解武昌醫館本的刻印情況，兼以窮困，遂在「剪貼」本上題記不要，並讓售給張適園、張茝圃父子（由此本鈐有其藏印記可知）。1916年（民國五年）刊《適園藏書志》卷六，記有「傷寒論十卷。傳鈔本。漢張機撰。宋高保衡等校上。日本寫本。楊惺吾推為北宋本，無確證也」，⁹²無疑就是這個「剪貼」本；其云「楊惺吾推為北宋本，無確證也」，顯然心存懷疑。

在日本，從趙開美《仲景全書》而出的各種單行《（宋板）傷寒論》，至今有八版之多，最早的即前述1668年之岡嶋玄亭本；武昌醫館本則是中國的趙開美本系之《傷寒論》，也算具體地復原宋本《傷寒論》之嚆矢。不過，中國歷代以刊行《注解傷寒論》系之書籍為多，對《（宋板）傷寒論》幾乎毫無興趣，再加上有識之士對武昌醫館本之真偽心存疑問，故該版至今一直未有以單行本覆刻或影印出版者，也未受到關注。不過，此版之後，號稱趙開美本《（宋板）傷寒論》之影印本，分別於1923年（民國十二年）由上海憚鐵樵，1931年（民國二十年）上海中醫局書局出版，1955年重慶中醫學會又刊行了鉛印本，但均非真趙開美

92 岡西為人，《宋以前醫籍考》，頁355所引。

本，而是源自日本堀川本。儘管如此，武昌醫館本之出版，也可說是一部誘導中國人們去喜好《(宋板)傷寒論》的一部書。

4.《類證增注傷寒百問歌》

此本四卷（圖18），在民國元年（1912）十二月與另外兩書同時由武昌醫館刊行；並未見刊行之序跋及校刊札記等，其書名頁題「傷寒百問歌」，書名頁之背面有「民國元年十二月／武昌醫館重刊」木記，但說「重刊」，底本不明。本書係宋錢聞禮撰，該版之前，知有以下三種版本：

- （1）至大二年（1309）詹子敬序刊本（上海圖書館、黑龍江中醫學院）
- （2）明初重刻至大二年本（日本宮內廳書陵部、國立故宮博物院）
- （3）萬曆四十年（1612）喬山堂劉龍田（雷杏泉校）新鐫本（日本內閣文庫、中國中醫科學院）

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的（2）本，著錄為至大二年刊本，但阿部據字體、刀鋒斷為《經籍訪古志》著錄之明初重刻本，⁹³筆者從之。此本有室町時代字音之批註，有寺田望南、楊守敬的藏印記，《日本訪書志》雖未著錄，但與《留真譜初編》所載書影（圖19）一致。⁹⁴該書因現存之版本及書籍數量較少，故武昌醫館據楊守敬所藏本重刊。

武昌醫館本的序文、正文之每葉行款與（2）同，全卷有未刻之墨丁。國立故宮博物院院藏本似是蟲損之處較多，故將其雕作墨丁。但武昌醫館本的字體與（2）本全異，近於萬曆風格。其理由雖不明，可能也參照了（3）本，也許是因為楊氏逃往上海而未能指示刻工。

（四）其他與楊守敬相關的醫書出版

其他尚有楊氏間接參與刊行的醫書，因限於篇幅，僅舉下列數種：

1. 1881年（光緒七年）張金城重印《經效產寶》

張金城序謂得日本影宋版木重印，但實為小島尚質仿宋寫本之覆刻，此寫本很有可能係楊守敬提供。

93 阿部隆一，《增訂中國訪書志》，頁301。

94 楊守敬，《留真譜初編》，頁757。

2. 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通隱堂刻漸西村舍彙刊叢書本《黃帝內經太素》
附《內經明堂》

此係袁仲節在武昌醫館時，以所得柯逢時手校本《太素》刊行之物。《太素》係柯逢時從楊守敬所得，《明堂》則是黃以周向日本書賈購得。

3. 1924年（民國十三年）蕭延平刊《黃帝內經太素》

蕭延平得柯逢時手校本，與袁仲節刊本及其它傳鈔本校勘之後，由陶子麟刊行於世。

4. 1935年（民國二十四年）餘生印刷社活字本《黃帝內經太素（補註）》

據柯逢時原鈔本和伊澤家酌源堂本，由劉貢三校訂，楊明濟補注而刊行。

5. 1910年（宣統二年）劉世珩影刻《新刊補注銅人腧穴鍼灸圖經》

此係陶子麟所刻，雖號稱金版，底本實為今藏臺北國家圖書館之元版。其元版經江戶幕府鍼醫官山崎氏寄所寄樓藏→楊守敬→張乃熊→國家圖書館，傳至於今。

七、總 結

本文詳細論述了楊守敬的醫書購藏及出版活動。他滯留日本期間所獲的善本古醫籍，大多得自小島家；歸國後的出版活動，也包括善本古醫籍之校刊，並以善本醫籍之普及為目標。另一方面，他對狩谷棧齋考證學及多紀家醫學予以高度讚賞，逗留日本期間以《經籍訪古志》為線索搜書，並在文獻學方面受到森立之的影響，此點已為人們所熟知。至於楊氏亦深受小島尙質等小島家學問之影響，則向未見人點出。以下就《日本訪書志》所錄醫書解題，來看楊氏所言及之日本人次數：

尙質、學古、寶素（15），小島（2），春沂〔尙眞〕（1），森氏、立之（9），多紀氏（3），錦小路（2），淺田惟常（1）

不僅小島家佔壓倒性之多數，而且居第二位的森立之，楊氏所引多是其對古醫籍之說明，與言及小島時的情況完全不同。包括《日本訪書志補》在內，所引用如下：

小島學古用油素雙鉤，字體精整，想見原本，猶是唐人手筆。（《日本訪書志·明堂》）

尚質以初印本硃校于欄外上，……諸書合校者自丁亥訖己亥，首尾十二年始成。其精核可想。又按森立之云，翼方初擬附校異二卷而未成，當即以小島校本為之也。（《日本訪書志·千金翼方》）

小島朱藍墨筆校記……可稱精詳。（《日本訪書志·脈經》）

小島春沂有補輯本，攷訂極精。（《日本訪書志·肘後備急方》）

小島學古據宋本……所引合校……。凡訂正不下數千，事最為精審，似無遺恨。（《日本訪書志·諸病源候論》）

小島學古硃校文字頗多。（《日本訪書志·千金寶要》）

小島會粹群籍，精審無遺也。（《日本訪書志·外臺祕要方》）

此日本東京醫官小島尚質以……宋槧本校勘，又以巢氏病源……。凡王燾所引書之尚存者，莫不對讀，可謂精審之極。……讀小島校訂諸書，不能不嘆異域之有人，而後知精斯術者，妙悟紳解，仍從一字一句做起。（《日本訪書志補·明版外臺祕要方》）

如上所述，小島氏所從事的善本古醫籍之影寫、補輯、校記（校異、校勘）等，令楊氏驚嘆，並深受刺激。因此，關於他歸國後所作善本古醫籍之校刊背景，應先想到小島家校勘學的影響。

不過，若僅僅考慮小島家的影響，我們仍無法充分理解楊氏何以能長期保持堅韌的意志以從事古醫籍之校刊。這讓我們再度想起前面所述之內容，即他想要完成江戶醫學館未能完成的善本古醫籍之校刊。雖說是以柯逢時為主，但《大觀本草》的校刊，堪稱永垂史冊之偉業。楊氏在日本不僅獲得考證醫家的許多舊藏書，而且由於接觸到以江戶醫學館為中心之醫學家們所做的巨大善本古醫籍校刊事業，遂使他痛感祖國也同樣有普及善本古醫籍之必要。從他所校刊《脈經》序文之末尾，謂「此書出，吾願天下之業斯術者，未能洞徹此旨，慎勿滂搯刀圭」，可以清楚地讀出他的心意。

雖說如此，校刊、影刻善本，也必須要有財力，因此他協助柯逢時出版了武昌醫館本。柯氏擁有小島尚質、尚真批註詳細校異的明《醫統正脈全書》本《甲乙經》，也評價云「小島所校極精」。⁹⁵ 另一方面，因甲午戰爭（1894）和日俄戰

95 本書為北京中國中醫科學院圖書館所藏，收藏原委不詳。書末有柯逢時手筆之識語：「是書係小島原校本，屬劉君殿臣，以奈須恒德本補入。小島所校極精，恒德亦聞可采。等他日再獲善本，當復卒業。光緒己酉（1909）長至日，柯逢時記」。

爭（1904-1905）的契機，中國開始對日本加以關注和警惕，知識份子也從自大主義中甦醒。在這樣的氛圍中，楊氏和柯氏二人都強烈覺察到善本古籍的重要性，想要進行日本未能進行的古醫籍校刊計畫，因為楊氏帶回了僅傳存於日本的諸多善本，若能利用中國所存善本，當能做出更好的校刊。

可惜時代潮流沒有順應他們，辛亥革命發生的同時，柯逢時故去，楊氏也受羅振玉強烈反對，⁹⁶雖然到了京城，但還沒有時間實現其抱負便離開了人世。但楊守敬集中性的蒐集了在日本一度失去價值之古籍，隨後由民國政府購入，許多書籍因而倖免於散佚，現在它們再度響應了中國文化圈之需要。因此，筆者相信，江戶考證醫學者，特別是小島家之文獻研究，將與楊守敬之醫書校刊，同被發揚光大。

謝辭：衷心感謝為筆者文獻調查時提供諸多幫助的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臺北國家圖書館各位館員；日本國文學研究資料館陳捷准教授對拙文提供諸多寶貴意見和資料，謹致以誠摯謝意。又拙文承蒙梁永宣（北京中醫藥大學）的翻譯及黃仕忠（廣州中山大學）和吳璧雍（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校修而成，對三位學者的友情協助，謹表衷心感謝。

96 陳捷，〈楊守敬と羅振玉の交友について——楊守敬の羅振玉宛書簡を通して〉，頁126-138。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晉)王叔和編，楊守敬校刊，《脈經》，宜都：景蘇園，1893。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編號21513；長春中醫藥大學圖書館藏，編號0380。
- (晉)王叔和編，楊守敬校刊，《脈經》，長沙：橘隱園，1905。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編號21514。
- (清)柯逢時編，《武昌醫館叢書》，北京：中國書店，1980。
- 小島尙眞編，《醫籍著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小島尙眞編，《寶素堂藏書目錄》，東京：日本國會圖書館藏，編號191-747。
- 小島尙眞撰，《座右筆記》，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多紀元簡等撰，楊守敬編印，《聿修堂醫學叢書》，1884。北京首都圖書館藏，子部丙三4642。
- 武昌醫館修刻本，《經史證類大觀本草》，武昌醫館叢書，北京：中國書店，1980。
- 武昌醫館刊本，《本草衍義》，武昌醫館叢書，北京：中國書店，1980。
- 武昌醫館刊本，《傷寒論》，武昌醫館叢書，北京：中國書店，1980。
- 武昌醫館刊本，《類證增注傷寒百問歌》，武昌醫館叢書，北京：中國書店，1980。
- 森立之等編，《經籍訪古志》，近世漢方醫學書集成53，東京：名著出版，1981。
- 楊守敬編印，《聿修堂醫學叢書》，上海：上海中醫書局，1935。
- 楊守敬撰，《日本訪書志》，臺北：廣文書局，1967。
- 楊守敬撰，王重民輯，《日本訪書志補》，北平：中華圖書館協會，1930。
- 楊守敬撰，《留眞譜初編》，臺北：廣文書局，1972。

二、近代論著

- 于乃義，〈中日兩國人民圖書交流史舉隅〉，《文獻》，13輯，1982年9月，頁104-116。
- 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補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王鐵策，〈楊守敬與森立之的《清客筆話》〉，《文獻》，1995年第2期，頁192-202。
- 朱祥麟，〈柯逢時與武昌醫館〉，《中華醫史雜誌》，32卷1期，2002年1月，頁14-17。
- 吳天任，《楊惺吾先生年譜》，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
- 吳家鏡譯述，《經史證類大觀本草》，臺南：正言出版社，1977。
- 李鐵君等，〈醫學交流結善錄〉，《中華醫史雜誌》，11卷2期，1981年4月，頁106-107。

- 陳捷，《清客筆話》，收於謝承仁主編，《楊守敬集》冊13，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
- 許立言等，〈清末中西醫學研究會〉，《中國科技史料》，1981年第2期，頁77-79。
- 張玉範，〈李盛鐸及其藏書〉，收於李盛鐸著，《木犀軒藏書題記及書錄》，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
- 董康，《書舶庸譚》，臺北：世界書局，1971。
- 趙飛鵬，《觀海堂藏書研究》，臺北：漢美圖書有限公司，1991。
- 稻葉君山，《羅氏振玉藏書目錄》，瀋陽：遼寧圖書館藏，編號14447。
- 劉禹生，《世載堂雜憶》，北京：中華書局，1960。
- 薛清錄等，《全國中醫圖書聯合目錄》，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91。
- 羅繼祖，〈跋〉，收於（唐）蘇敬等撰，《新修本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大森徹，〈明治初期の財政構造改革、累積債務處理とその影響〉，《金融研究》，20卷3號，2001年9月，頁115-158。
- 大塚秀高，《佐伯文庫舊藏暨現存書目錄（漢籍之部）》、《方功惠碧琳瑯館舊藏書總合目錄（第二稿）》（科學研究費特定領域研究〈江戶時代における漢籍の流轉—佐伯文庫を例に〉，2004年度實績報告書I・II），埼玉：大塚秀高，2005。
- 小曾戶洋，〈楊守敬《日本訪書志》《留真譜》所載「影北宋本傷寒論」の檢證——附說・現行影趙開美本傷寒論懷疑〉，收於《傷寒論醫學の繼承と發展——仲景學說シンポジウム記錄》，市川：東洋學術出版社，1983，頁48-52。
- 小曾戶洋，《漢方の歴史》，東京：大修館書店，1999。
- 小曾戶洋，〈幕末考證醫家とその業績〉，《斯文》，106號，1997年3月，頁26-44。
- 小曾戶洋，〈考證醫學の人人とその業績〉，《杏雨》，7號，2004年4月，頁93-107。
- 小島晉治監修，《幕末／明治中國見聞錄集成》，東京：ゆまに書房，1997。
- 木村康一、吉崎正雄編輯，《復刻本・經史證類大觀本草》，東京：廣川書店，1970。
- 王寶平，《清代中日學術交流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5。
- 王鐵策，〈近現代の代表的古醫籍書誌目錄の特徴と問題點〉，收於《文部省科研費國際共同研究平成4年度研究成果報告書・和漢國際總合目錄の實行可能性調査2 蓄積調査とデータベース（93/94）》，東京：學術情報センター，1994，頁37-59。
- 石田肇，〈楊守敬と森立之〉，《書論》，26號，1990年10月，頁163-173。
- 矢數道明，《明治110年漢方醫學の變遷と將來》，東京：春陽堂書店，1977。
- 矢數道明，《近世漢方醫學史》，東京：名著出版，1982。
- 町泉壽郎，〈日本の名醫500傑（33）〉，《活》，44卷8號，2002年8月，頁11。
- 町泉壽郎，〈醫學館の軌跡——考證醫學の據點形成をめぐって〉，《杏雨》，7號，2004年4

月，頁35-92。

杉浦正，《岸田吟香——資料から見たその一生》，東京：汲古書院，1996。

林述齋原編、高柳光壽等新訂，《新訂・寛政重修諸家譜》卷19，東京：續群書類從完成會，1964年2月至1967年8月。

宗田一，《圖說日本醫療文化史》，京都：思文閣，1989。

阿部隆一，《增訂中國訪書志》，東京：汲古書院，1983。

長澤規矩也，〈《經籍訪古志》考〉，收於《長澤規矩也著作集》卷2，東京：汲古書院，1982，頁166-234。

岡西爲人，《宋以前醫籍考》，臺北：古亭書屋，1969。

岡西爲人，《本草概説》，大阪：創元社，1977。

岡千仞，《觀光紀遊》，東京：ゆまに書房，1997。

原田種成，〈清客筆話——楊守敬と森立之の筆談〉，收於長澤先生古稀記念圖書學論集刊行會編，《圖書學論集》，東京：三省堂，1973，頁45-80。

眞柳誠，〈中國に於いて出版された日本漢方關係書籍の年代別目録（1）〉，《漢方の臨牀》，30卷9號，1983年9月，頁47-51。

眞柳誠，〈中國に於いて出版された日本漢方關係書籍の年代別目録（2）〉，《漢方の臨牀》，30卷10號，1983年10月，頁32-41。

眞柳誠，〈清國末期における日本漢方醫學書籍の傳入と變遷〉，收於溫知會編，《矢數道明先生喜壽記念文集》，東京：溫知會，1983，頁643-661。

眞柳誠，〈幕末考證學派の巨峰・椿庭山田業廣〉，收於氏編，《山田業廣選集》，東京：名著出版，1984，頁621-687。

眞柳誠，〈《傷寒論條辨》解題〉，收於小曾戸洋、眞柳誠編，《和刻漢籍醫書集成》13輯，東京：エンタプライズ，1991，解説頁1-5。

眞柳誠，〈《傷寒尙論篇》《醫門法律》解題〉，收於小曾戸洋、眞柳誠編，《和刻漢籍醫書集成》15輯，東京：エンタプライズ，1991，解説頁1-6。

眞柳誠，〈《仲景全書》解題〉，收於小曾戸洋、眞柳誠編，《和刻漢籍醫書集成》16輯，東京：エンタプライズ，1992，解説頁6-18。

眞柳誠，〈喜多村直寛による《醫方類聚》の復刊〉，《漢方の臨牀》，39卷12號，1992年12月，頁1488-1490。

眞柳誠、陳捷，〈岸田吟香が中國で販賣した日本關聯の古醫書〉，《日本醫史學雜誌》，42卷2號，1996年6月，頁164-165。

眞柳誠、王鐵策，〈日本內閣文庫所藏的中國散佚古醫籍〉，《中華醫史雜誌》，28卷2期，1998年4月，頁65-71。

眞柳誠，〈近代中國傳統醫學と日本——民國時代における日本醫書の影響〉，《漢方の臨

牀》，46卷12號，1999年12月，頁1928-1944。

眞柳誠，〈趙開美の《仲景全書》と《宋板傷寒論》〉，《日本醫史學雜誌》，52卷1號，2006年3月，頁144-145。

眞柳誠，〈臺灣訪書志Ⅰ 故宮博物院所藏の醫藥古典籍（1）～（37）〉，《漢方の臨牀》，49卷1號至54卷2號，2002年1-2月。

眞柳誠，〈岸田吟香の廣告錦繪〉，《漢方の臨牀》，54卷4號，2007年4月，頁558-560。

眞柳誠，〈臺灣訪書志Ⅱ 國家圖書館〔臺北〕所藏の醫藥古典籍（7）〉，《漢方の臨牀》，54卷10號，2007年10月，頁1661-1666。

眞柳誠，〈臺灣訪書志Ⅰ 故宮博物院所藏の醫藥古典籍〉。<http://www.hum.ibaraki.ac.jp/mayanagi/paper01/TaiwanKokyu.html>（檢索日期：2007年10月）。

眞柳誠，〈臺灣訪書志Ⅱ 國家圖書館〔臺北〕所藏の醫藥古典籍〉。<http://www.hum.ibaraki.ac.jp/mayanagi/paper01/TwKokka.html>（檢索日期：2007年10月）。

陳捷，〈楊守敬と羅振玉の交友について——楊守敬の羅振玉宛書簡を通して〉，《書論》，32號，2001年3月，頁126-138。

陳捷，《明治前期日中學術交流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3。

深川晨堂，《漢洋醫學鬭爭史 政治鬭爭篇》，東京：醫聖社，1981年復刻版。

渡邊幸三，《本草書の研究》，大阪：武田科學振興財團，1988。

森林太郎，《鷗外選集》卷6，東京：巖波書店，1979。

森潤三郎，《多紀氏の事蹟》，京都：思文閣，1985。

蕭衍初、眞柳誠，〈中國新刊の日本關聯古醫籍——最近十年の復刻書より〉，《漢方の臨牀》，39卷11號，1992年11月，頁1431-1444。

Yang Shou-ching's Emended Medical Publications and Textual Research by Medical Scholars in Edo Period

Mayanagi Makoto
College of Humanities
Ibaraki University, Japan

Abstract

Yang Shou-ching was accredited to Japan from 1880 to 1884, during which time he purchased many rare books and benefitted from the assistance of Mori Risshi. Mori was a late Tokugawa — early Meiji period evidentiary scholar of medical studies. As the result of his assistance, Yang was able to obtain a many medical texts. While in Japan, Yang also edited and published a series known as the *Ku-i ts'ung-shu*. He also continued his publishing activities after returning to China. These medical publication efforts and their historical context have yet to be studied comprehensively. The present essay will clarify that his primary medical publications included the thirteen works *Yü-hsiu-t'ang i-hsüeh ts'ung-shu* (1884), a reprinted Sung edition of the *Mai-ching* (1893), and the eight works *Wu-ch'ang i-kuan ts'ung-shu* (1904-1912). In addition, 451 of 803 medical titles in the rare book collection of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re originally collected by Yang, which features many rare medical texts from the collection of the Kojima family. The father of the clan, Kojima Naokata served as an official doctor in Tokugawa government. Together with his sons Naosane and Shoukei, he devoted considerable effort to the study of early medical texts, of which he amassed a large collection. In 1890, the same year that Yang arrived in Japan, the last descendent of the clan, Shoukei, passed away. As a result, Yang was able to obtain nearly all of this collection. For this reason, the rare texts that Yang reprinted after returning to China also reflect the achievements of late Tokugawa textual research.

Keywords: Yang Shou-ching, medical publication, evidentiary medical scholarship, textual research, Kojima family



圖1 楊守敬時年75歲 引自小曾戶洋
《漢方の歴史》頁171



圖2 森立之時年72歲 引自小曾戶洋《漢
方の歴史》頁167



圖3 小島尚質像 引自小曾戶
洋《考證醫學の人人とそ
の業績》頁102



圖4 多紀元堅像 引自宗田一《圖說日本醫療文化史》頁
276



圖5 《韋修堂醫學叢書》 上海中醫書局 1935 年鉛印 攝於內蒙古圖書館

脉經卷第一

朝散大夫守光祿卿直秘閣判登聞檢院上護軍臣林

億等類次

脉形狀指下秘決第一

平脉早晏法第二

分別三關境界脉候所主第三

辨尺寸陰陽榮衛度數第四

平脉視人大小長短男女逆順法第五

持脉輕重法第六

兩手六脉所主五藏六腑陰陽逆順第七

辨腑臟病脉陰陽大法第八

辨脉陰陽大法第九

平虛實第十

脉經卷一

圖6 楊守敬本《脈經》 景蘇園 1893 年刊 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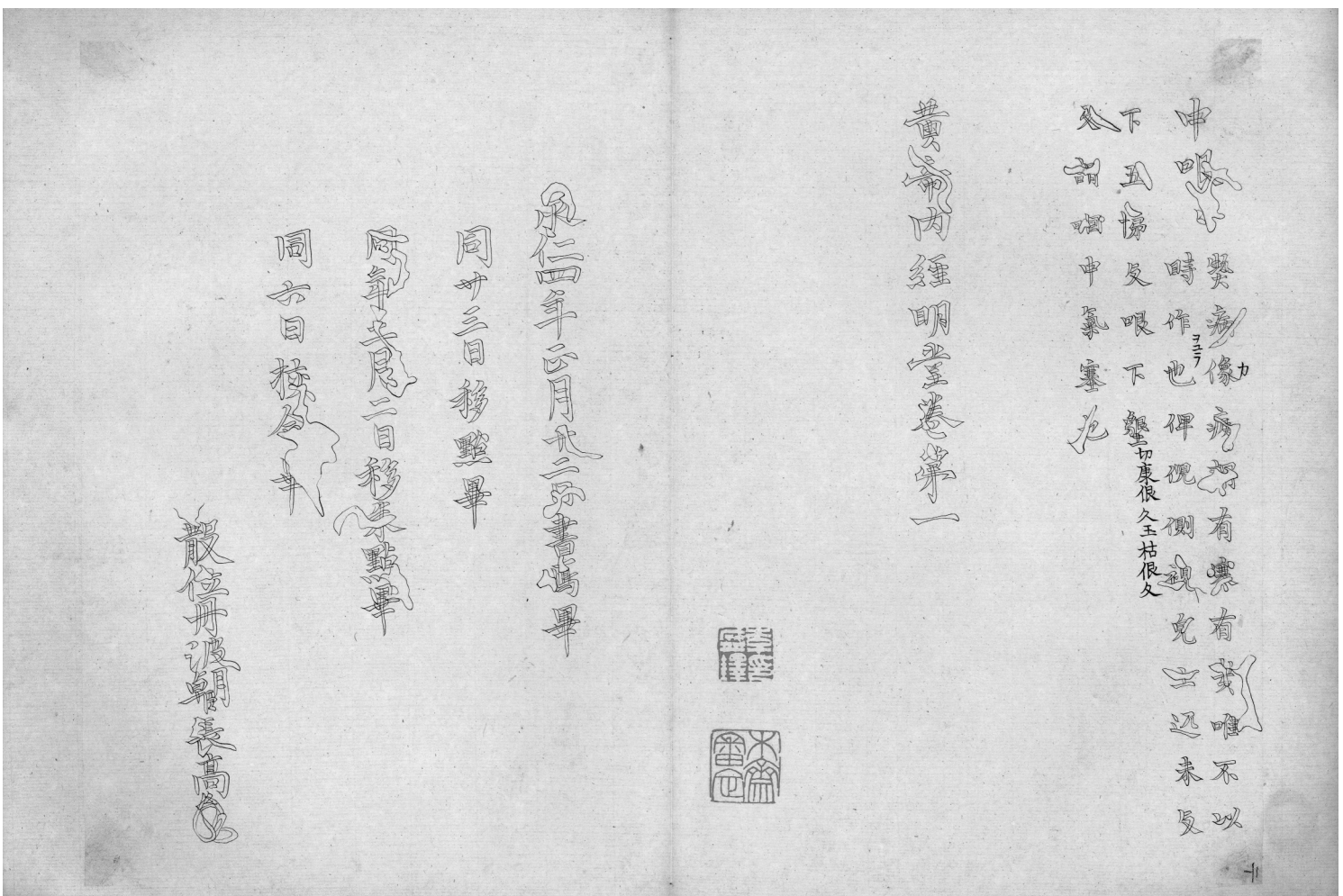


圖7 小島尚質雙鈎本《黃帝內經明堂》 楊守敬影寫 李盛鐸舊藏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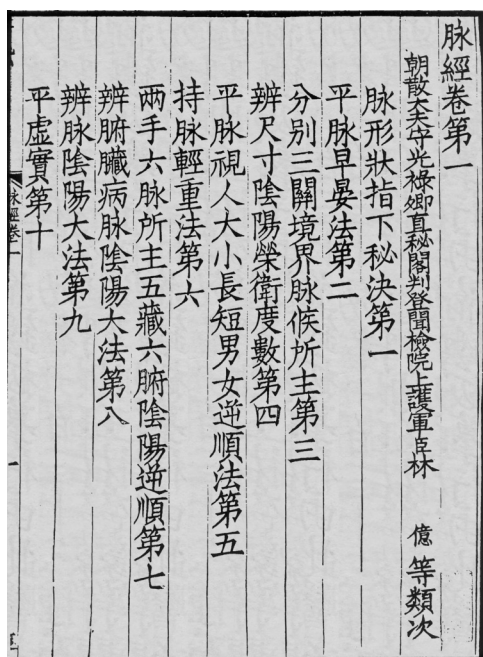


圖8 徐德立本《脈經》 橘隱園 1905 年刊
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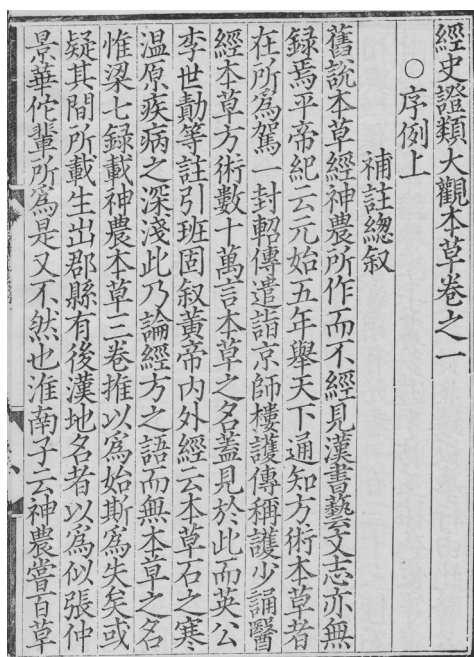


圖9 武昌醫館修刻本《經史證類大觀本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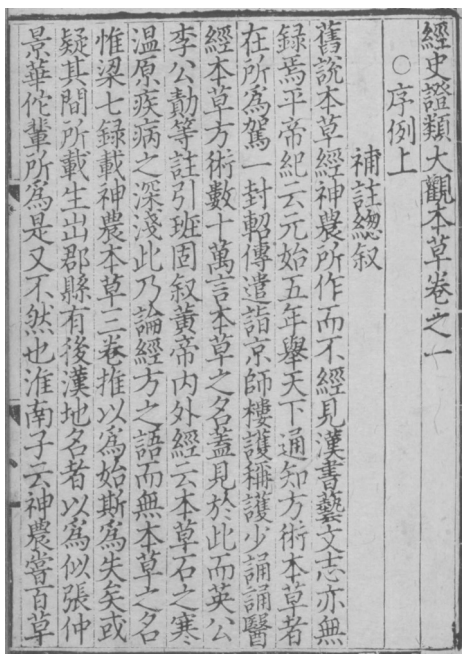


圖10 元大德刊本《經史證類大觀本草》
楊守敬舊藏 臺北國家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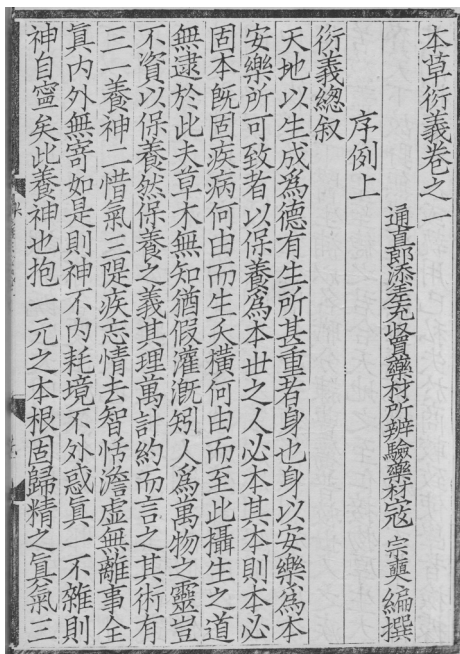


圖11 武昌醫館刊本《本草衍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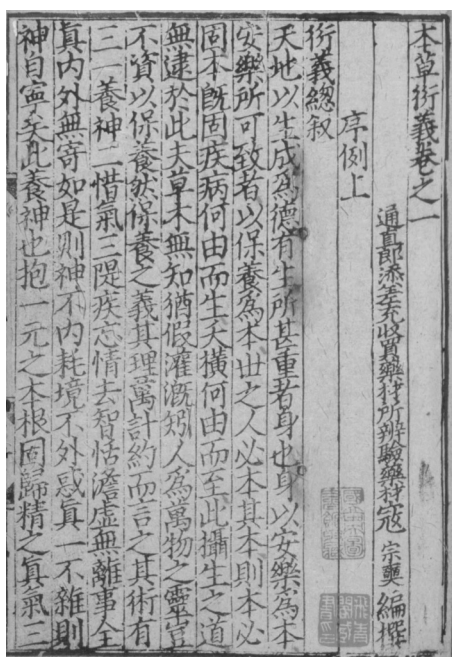


圖12 元刊本《本草行義》 楊守敬舊藏
臺北國家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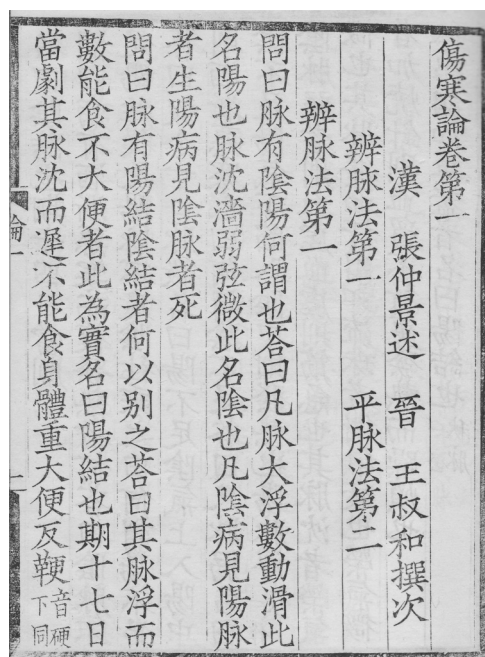


圖13 武昌醫館刊本《傷寒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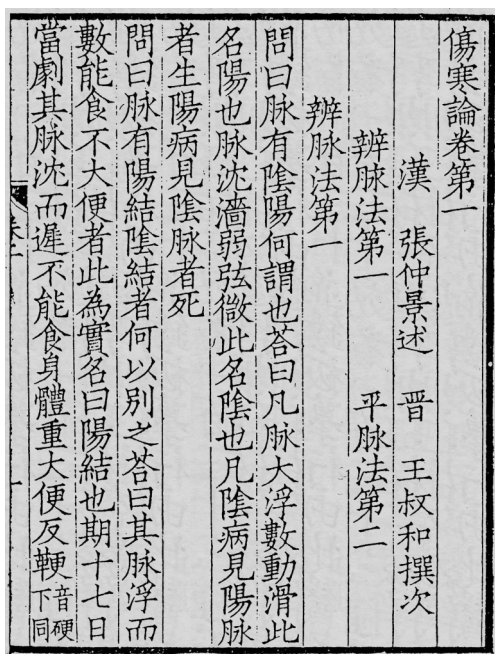


圖14 所謂影寫北宋本《傷寒論》書影 引
自《留真譜初編》頁6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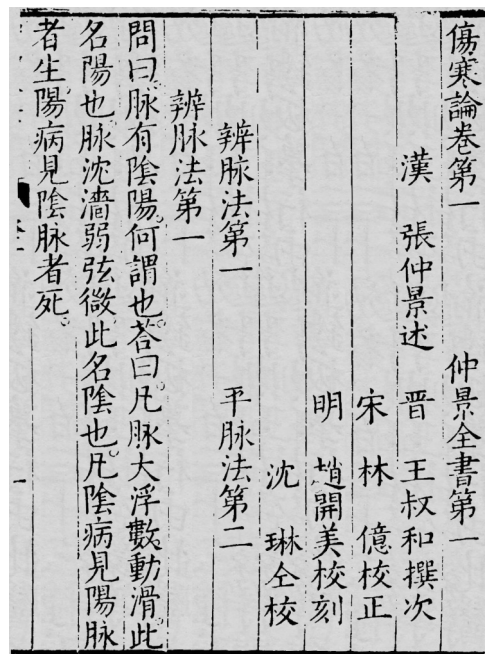


圖15 明末清初刊本《傷寒論》 日本內閣
文庫藏東京燎原書店1988年影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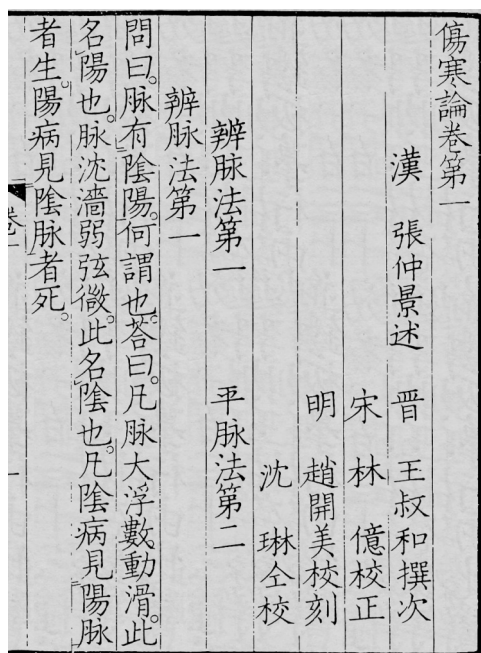


圖16 堀川未濟影刻本《傷寒論》 東京自然と科學社1991年影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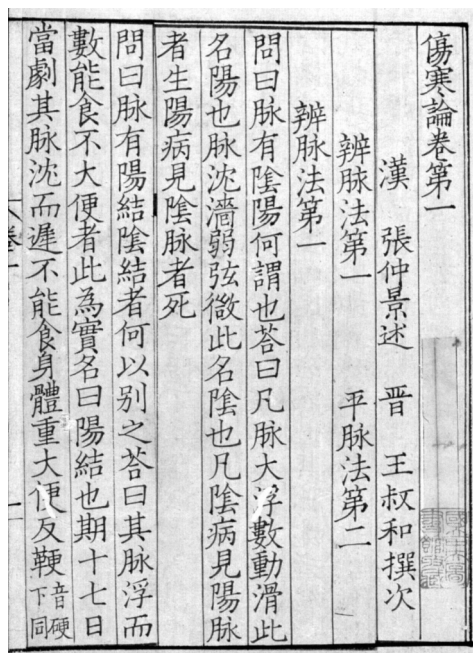


圖17 楊守敬剪貼本《傷寒論》 楊守敬舊藏 臺北國家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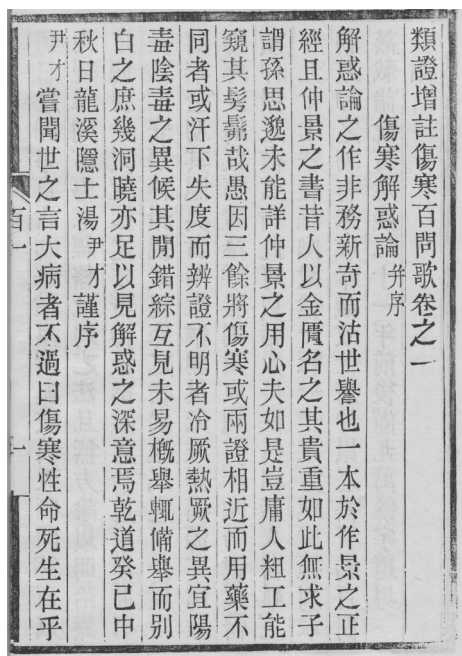


圖18 武昌醫館刊本《類證增注傷寒百問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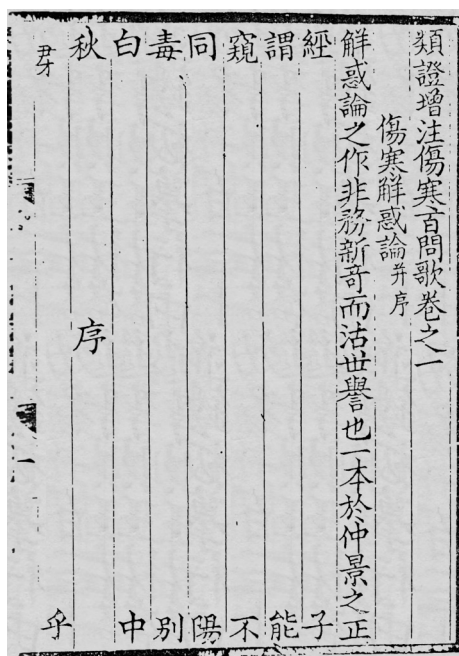


圖19 明初重刻至大二年本《類證增注傷寒百問歌》書影 引自《留真譜初編》頁757